



14
1544
37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六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官制二

乾道正丞相官各本末

虞雍公獨相久 上眷禮極厚既又以梁叔子靖重  
欲遂相之而無其端會易三省官乃議以僕射之名  
不正欲采周漢舊制改爲左右丞相令學士禮官吏  
官討論時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也先是已有旨令  
百官依舊制服靴祖宗時百官服靴 徽宗將釋氏  
乃易靴爲履以示禁胡服之漸虞公不樂曰近已易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六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官制二

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

虞雍公獨相久 上眷禮極厚既又以梁叔子靖重  
欲遂相之而無其端會易三省官乃議以僕射之名  
不正欲采周漢舊制改為左右丞相令學士禮官吏  
官討論時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也先是已有旨令  
百官依舊制服靴祖宗時百官服靴 徽宗將釋氏  
乃易靴為履以示禁胡服之漸虞公不樂曰近已易

履爲靴今又易相名與北虜奚辨蓋爲金人詳定官制已改左右僕射爲尙書左丞相故也有司知其意不敢遽上至八年正月戊寅僅條具歷代宰相官稱申尙書省禁中卽聞之翌日遣中使至學士院問其故學士周子充以其事奏後二十日御筆付院云尙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學士院降詔子充草詔以進後二日付外施行二月乙巳也後五日 上自德壽宮還日已晡召子充對選德殿 上微有酒所袖出御筆云比來一二大臣同心輔政夙夜匪懈漸革苟且之風以副綜覈之意深可嘉尙今

因除授宜示褒典虞允文可特進左丞相梁克家可正奉大夫右丞相賜茶畢日已暮矣遂自複道秉燭歸院辛亥百官集文德殿初謂改易相名耳雖虞公亦以爲然及雙制出在庭愕然先是子充嘗奏並命二相而遷官或三或四更取聖裁 上曰特進一官卽少保所以允文三官議者疑學士有所抑揚而不知 上自有旨也 後數月虞并父罷相乃除少保節度使則知聖意先已定矣是月諫臺官皆坐論張說罷去而蕭果卿自察院陞副端三月甲戌也果卿方以疾在告後二十日申午始入謝比對首論前歲

浙西夏澇秋旱江湖淮南歲比不登民多流離今正陽之月天多沉陰寒氣慘慄是謂常寒側身修行茲

其時矣漢災異策免三公

上雖嘉果卿稱職

是子充作

果卿墓誌載聖語云卿所論甚當可謂稱職

而待虞公素厚乃戒果卿毋

納副本虞公聞之上章求去即出北關門待罪家屬

亦乘舟之仁和館是日即行翌日凡稱宣押虞公力

丐免 上許之已而中悔復賜御札云早來面諭以

堅辭欲令卿典近藩措置邊防聞卿有歸蜀之語

失朕眷倚之意朕今已堅令卿相位無復固辭以

至懷又翌日再押赴都堂治事于是御筆除果卿

直秘閣湖南提刑其月十一日已酉也制畧曰文敏

剛方不撓質直而明造膝之詞有犯無隱正人去國

豈朕所欲哉

是時李秀叔林景度為舍人恐是秀叔行

劉焯文潛時為國

子司業又兼臨安少尹或謂文潛實草是疏以授果

卿故果卿去御史之十九日文潛亦出為江西轉運

判官蓋以此也其年九月虞公復以蘇季真侍御有

言力求去因請任入關之事遂除四川宣撫使焉

大臣去位不除職

國朝大臣自 仁宗以後其去位未有不得職名者

雖臺諫交章論列亦必除職補郡而後黜罰之典加

朝野雜言卷一  
三  
焉乾道初葉子昂魏南夫並相會冬祀大雷于是二人並守本官罷非常例也淳熙初有詔宰執侍從非有功不除職其年葉夢錫以言免相遂守通奉大夫知建寧府紹熙初王謙仲爲樞密使又用何自然章降一官放罷凡此皆非常制

紹興至開禧督府廢置本末

國朝故事大臣統兵者率稱宣撫使韓子華爲首相猶然渡江後諸大將官旣高皆爲宣撫使使名益輕于是宰相統兵則稱都督自呂元直始也元直始以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軍事爲名開府江上過平江而

守臣席大光有所闕白始覺爲左相秦會之所領會其後軍潰引疾求罷去乃命還朝遙領而孟富文以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治軍建康久之去權字同都督之名自富文始也元直富文繼罷朱藏一獨相以元樞趙元鎮有人望忌之乃奏除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玠同使名爲嫌遂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旣而張德遠以平劉倪之功同相乃並兼都督諸路軍馬元鎮尋去位德遠以淮西軍潰而貶併其府罷之德遠先以行府爲名往來視師及上幸建康則督府在內德遠貶元鎮會之復相共議還臨安而

兵亦寢矣逮虜亮闕江諸將皆敗始議以左相朱漢章爲都督漢章辭乃命葉審言以元樞督視江淮軍馬督視之名自審言始也孝宗卽位德遠以樞密使爲江南都督汪明遠以參知政事爲荆襄督視方城失守明遠得罪德遠併督之符離失律德遠罷歸而虜又寇江乃以左相湯進之爲都督進之憚行遂命故將楊存中同都督軍馬用富文故事也旣而南淮皆陷進之益懼乃除存中都督而命王瞻叔以參知政事爲督視瞻叔亦固辭上大怒遂與進之相繼而罷開禧用兵鄧伯允薛象先以宣撫使抵罪乃

外除正宗卿僉樞督視軍馬宗卿與佻胄不合再閱月而免張肖翁以元樞代之不勝任奉祠去數月吳曦友復命李季章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旣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倪正甫鄒景初論皇子不當贈師傅言于嘉定元年閏四月皇子薨詔吏部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鄆王侂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尙書令追封蕭王王上第八子也倪正父時以禮部尙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禹王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于義未安乞止贈尙

書令詔從之余謂吏部太常寺固失之而正父所奏亦未盡也乾道中三省官長易與左右丞相則所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二年孝宗少子輅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最爲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勿深考耳三年十一月皇子薨復有維垣之贈鄒景初給事言子爲父師於禮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景初俄以親年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趙善俊乞文階去左右字

祖宗未改官制前以官寄祿然因唐舊典分別流品

甚詳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贓及流外納粟尤不使汙仕流蓋不待分左右也元封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任左右則稍復祖宗之舊而不盡也至犯贓罪則屏去左右二字論者尤以爲當然龜山先生與門人言則謂沮人爲善之路其所見蓋遠也紹聖以後以其出於元祐故事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左右字之制亦復行又下逮於



選階而流品稍別矣淳熙改元有趙善俊者建言以

元年三月蓋戊子隆旨

為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去從之時方右武善俊迎合而言非公論也善俊成王仲營曾孫中進士第時以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襄陽府入對後十餘日又以前任事特轉一官及死周洪道為作墓誌備載其事謂自是無裏言蓋薄之云

元豐乾道武臣正任員數多寡

元豐初節度觀察使纔八員防禦團練使刺史共二十員而宗室不與焉乾道初節度觀察使至四十員防禦復至遙郡僅二百員而宗室亦不與焉趙德莊

彥端權尚右郎官嘗請裁酌後不行

德莊以元年八月建請

建隆至元祐選人改舉主沿革

選人陞改國初無定制建隆二年命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官者各舉堪為幕職令錄一人職令用舉主自此始開寶三年四月命翰林學士及文班陞朝官等各于見任前任藩郡幕職州縣官中舉堪為昇朝官一人選人用舉主改官自此始

乾德二年六月詔得從卿監郎官各于京官幕職州縣官內舉堪為通判者一人又在此前今專記舉京朝官

事始然自建隆至淳化二十餘年舉京朝官之勅纔五下固無冗濫之失也至道二年閏七月有司言諸

州關監當京朝官共五十餘員乃命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舉州縣官廉恪有吏幹者一人景德元年八月以幕職資序人少命常參官二人共舉州縣官一人充幕職大中祥符三年正月詔內外所舉幕職州縣官並須經三任六考限考受薦自此始五年六月詔自今在京常參官二員共舉幕職州縣官一員充京官者聽舉主用兩員自此始景德元年八月天是月用判流內銓呂夷簡言陞朝官因事

陞朝官許舉三人薦舉限員自此始天聖七年十二月詔轉運使發除充監當者不得舉官及知縣朝官不得舉所統攝處幕職曹官蓋前此內外陞朝官皆得舉京官故也二年十月中書羣臣言舉幕職州縣官充朝官者俟舉主及五人即以名聞庶懲濫進舉主用五員自此始三年六月又用監察御史李紘一作言令轉運使至諸州通判並舉本部幕職州縣官外餘昇朝官未經通判以上差遣者不在舉官之限所舉之人須是在任舉主內但有轉運制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使二人便與依例施行若止一人即更候常參官上人保舉並與磨勘非通判以上不得舉官非見任屬吏

不得受薦及舉主須用職司皆自此始熙寧初創常  
平使者得薦吏如提轉及罷通判舉官元祐初暫復  
之俄廢自是薦舉之法益密而冗溢日甚矣

隆興至淳熙立改官員數

祖宗以來選人改官亦無定額元祐中孫莘老為吏  
部侍郎始定歲百員為額後亦不行紹興後多不過  
九十員少或至五十員二十八人八十八人二  
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  
十四人三十二年五十八人孝宗登極  
其年遂至百一十三員言者患之請為之限隆興元  
年春詔吏部開具三年舉過員數措置立額取旨三

已酉降旨其夏遂詔以八十員為額內將十員充歷作

二考減舉止主作改官人數如不足並聽闕四月乙  
丑降旨

未幾中書言今方七月正闕二員若積累數年必多  
留滯乃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參照格法裁減薦員

開具申省七月戊  
申降旨于是議者謂舉官補法一作之數發

毋得出一一年之限而諸部長貳及少卿等合舉員數  
分上下半年薦舉仍於七十員額內量添二十員從

之八月甲  
申降旨自是通以百員為額後又不行乾道三年

周表卿權吏部尚書言其太濫乞每歲薦舉人以百  
人濫賞以三人四川換給以二十人立為定額其所

立員額如歲終不足聽闕如各有溢濫員數許於次年施行仍理為次年之額捕盜功賞改官人不在此限從之六月己亥降旨是冬起居舍人黃仲秉建言四川見官六十一郡每歲止得改官二十人東南共管一百二十九郡每歲却得百人除管職職事官外路教授磨勘十餘員外其多寡不均灼然可見緣此東南至今止七十餘員而四川七月內已滿二十員之額豈無留滯之歎照得元祐隆興立定員額四川係在數內今來札創立防限特將四川置之額外未見其可黃通以可二十人為額並以叙上日為先後之序

上又從之十月辛亥降旨七年冬虞雍公為相建言吏部供

到今年改官員數已溢三十餘人詔今別見放行改

官今後更不限定年額十月甲辰降旨自虞公去位上復稍

嚴陞改之法淳熙四年引見改官八十二一作三員捕

盜十二員五年引見八十八員捕盜十二員六年引

見五十七員捕盜十一員七年春周益公為吏部尚

書因請以六年為額詔侍從同議王仲行為兵部尚

書與同列具奏以三年絕一作截長補短言之歲不下

百員今既減舉官之數乞以七十員為額許之二月己巳

降旨尋又詔增十員引見並職事改官共六十五員四

川換給五十員而特旨改官不在其數

四月癸巳降旨自是

不復改然四川舉官之數一歲毋慮百五十員而磨

勘之額僅及其半有溢額者謂之待班朝廷知之或

因事降旨特趨一班不為定制迄今嘉定六年有待

十一年班者若南士之入蜀者則舉削既盈遂歸班

引見故無積壓云見八十八員餘益七十二員六等

隆興至嘉泰積考改官沿革八十二員

隆興初張子公同知樞密院事首論薦舉改官請求

貨賄之弊乞取紹興以來每歲改官酌中之數立為

定額凡在選者量其年勞以次遷改歲終考核不得

過所定之數而闕陞者亦如之所有薦章權行寢罷

庶幾銓綜均平而在選者人人有京秩之望其有以

卓然之才被不次陞改者不在此限詔侍從臺諫詳

議申尚書省

隆興元年二月壬申

議者以為自太祖以來皆

有薦舉之制今若患其奔競遂盡除之何異因噎而

廢食於是學士承旨洪景嚴給舍金彥行劉其父張

真父周子充共議乞嚴舉主連坐之法不許首免量

其罪之輕重而停秩任辛起季中丞時為臺諫長議

以為宜取選人九考十考者舉減舉主員數事下吏

部既而凌尚書景夏奏乞將選人歷十二考以上無

職私罪者減舉主一員三月已繼遂以八十員為改

官歲額內十員充十三考減舉主改官人數如不足

並聽闕四月乙丑降旨蓋參用張辛二老之說也未數月中

書門下省言薦舉改官今方七月止闕二員若積二

年數必致拘礙乃命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仍指置台

行裁減員數申省取旨七月戊申降旨尋遂以百員為額八月

甲申降旨內吏部引見八十員四川換給二十員乾道和

黃仲秉為起居舍人為上言以郡計之東南約三

郡而改官者二人四川約六郡而改官者二人多寡

不均灼然可見乃命通以百二十人為額乾道三年十月辛亥

降旨及虞丞相當國始奏不復限定年額乾道七年二月

俄又覺其太溢遂有權以七十員為額淳熙七年二月

降旨俄又增為八十員內引見併職事官共六十五員

換給十五員七年四月癸巳得旨而捕盜八員在六十五員之

內如不足即以薦舉改官補湊七年十二月後數年

復有旨職事官改官計在歲額八十員之外十二年

酉得旨進士一任回磨勘及歸正官循改者亦如之五年

承直郎後歷五考即改宣教郎自是引見者稍寬

而換給獨狹矣慶元末費戒甫為左選侍郎又請歷

十五考以上無職私罪犯者聽免職司舉主一員慶元

六年十月癸巳降旨嘉泰中季景和為右正言又請選人曾歷

監督獄官縣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贓私罪犯者不

拘有無京削許就磨勘三年七月降旨吏部引見以八員四

川換給以三月為額于是東西一作南應格者本昇等

四人川路應格者蹇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

其太濫以謂使其律已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

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人豈無一為之動心

者姑以今歲之應斯格者觀之大畧可見詔吏部長

貳詳議時吏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黃子由通一作

適兼尚書乃奏乞歷上件三任通成十二考止用常

員舉至三員若係舉主關陞人更減一員四年五月甲申得旨

開禧初言者又指其僥倖乞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

議議者乃乞堅守孝宗立定八十員之額其嘉泰

以後積考減員等指揮更不施行開禧元年五月己巳降旨識者

謂薦舉改官法未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意

泊之耳開禧末李仲衍為益部刑獄使者有舉舊時

之子以職司狀為請仲衍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興宗

昔以職事受之先公今不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報

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為託者仲衍報之曰令

壻奉公守職雖微命戒亦將舉之如其不然有所未

可嘉定初余弟仲貫甫自著廷補郡將行面白諸公  
貴人乞勿薦士諸公皆從之真景元繼除江東副漕  
朝辭入見又以劄子面論之余謂士大夫人人如仲  
衍景元則公道少伸而奔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夫  
通博易納賂謝又罪之大者故不復論

刑寺得舉外任人改官

禮部國子監長貳得舉諸州教授改京官舊制也嘉  
泰元年十一月言者以為大理評事止用舉主三員  
又評事中亦有已改官者舉削常是有餘乞倣此例  
令刑部長貳大理卿少得通舉諸路提刑司檢法官

從之

四川舉削倍改官之額

四川改官薦牘以今嘉泰四年計之當得二百六十  
五紙帥臣監司八十紙制司大使十一紙總領財賦  
六紙茶馬司其五紙三路安撫司每司向年共三紙成都潼川提刑各五紙利路  
提刑五紙關外一紙夔路提刑三紙四路常平司每  
司兩年共三紙成都潼川路轉運司各六紙內歲終  
不除副使者半利路連判每兩年又得關外三紙夔  
路運判兩年三紙又歲終不除副使前執政六紙費  
三紙四路提舉司每司每年一紙  
資安知州八縣以上三郡每年各舉二員通計四紙  
潼川七縣至四縣二十四郡每二年各舉三員通一  
成都七縣至四縣二十四郡每二年各舉三員通一  
年計三十六紙謂開金印連綿雅合巴蓬忠漢眉隆  
果資榮叙利州隆慶興元遂寧嘉定



宗慶府 廣安軍 三縣以下三十一郡每年各舉一員通全年

計三十一紙謂瀘夔彭樂渠作昌晉洋成鳳涪沔簡

州重慶府太寧監石泉永康懷安梁山南平軍無縣處三郡每年亦各舉一

員通全年計三紙長寧大安軍富順監以五紙為一員歲舉改

官約計三十一員而職使一作稱焉大使十一四路提刑共十九

自淳熙七年有調四川換給止十五員總而計之是

舉削不收使者大半紹熙二年九月置帥京仲遠以

京官知縣闕人為詞奏乞增放散員數朝廷難之然

自後或非時覃恩或制司奏請則必遽趨一年開禧

三年吳德夫為宣諭使又請待班人不俟改官一而

注擬從之後三年議者以為不然乃復舊制

前宰執歲舉京官多非所知

祖宗之制前宰執歲得舉選人為京官者五員淳熙

間減一一作員既得徧舉諸路故有力者競趨之大

抵多非所知洪景伯罷政家居二十餘年所舉殆八

十人有管璆者作珍為樂平丞既得舉矣偶文書至

奏邸稽期數日書鋪吏為措改奏檢實日以就之景

伯即劾璆罔上且言惟前宰執有舉無刺目擊巨蠹

吞聲暗噤其詞極切疏入詔璆降兩資舉狀令吏部

追還或謂璆故被此劾看一作人能誦亨且誦吞聲

暗嘿之詞未知果何如也自度元嘉泰後前宰執舉  
削乃專以待政府言路之求類多不識所舉之人甚  
至空名剝贖以遺之失祖宗之意矣

選人三考外零日不許受京削

舊法歷任三考以上者許薦舉改官卽循至修職郎  
雖未及三考亦聽薦舉其後勢要子弟之初官者率  
以零日受薦寒素者思之淳熙十四年慶壽軍恩舉  
入下將仕廸功郎無不循資者其年八月蜀帥趙子  
直建言舊法聽三考薦舉改官者皆以三考爲一任  
舉其成數而言今于三考之外未罷奇零日內輒敢

並緣干請已非法意今又該遇覃霈盡行補轉若一  
併許于三考之外聽舉改官竊恐干進之徒與夫勢  
要皆預得爲他日計而孤寒安分廉耻自將者欲脫  
選調愈不可得欲望將選人一例許於第二任方得  
薦舉改官庶幾仕進公平不阻寒賧之路不報未幾  
光宗卽位乃舉行之又詔未成考人<sub>不以</sub>罪去者於  
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初任未成考者勿聽著爲  
令

乾道淳熙裁損任子法

沿革附

乾道初朝廷欲損任子之數有請正卽隔三郊乃奏

者有請立限員者有請正郎惟初郊及致仕各許奏一人者議久不決二年春王伯庠初除殿中侍御史乃爲畫一狀以奏其一曰正郎遇郊有出身人奏上州文學無出身人奏下州文學應奏下州文學者將來改官日並改次等合入官二曰帶職員郎有出身人莅事十五年初遇郊及再遇各許奏一人無出身人莅事及二十年止許初郊奏一人俟坐正郎如上文法三曰中散大夫以上有出身人奏將仕郎無出身人奏上州文學四曰侍從官有出身人子孫奏承務郎期親將仕郎大功以下文學無出身人遞減一等

致仕恩澤又遞減一等五曰宰執奏子孫依見行法期親登仕郎大功以下文學六曰右選依此參酌其官至使相者依舊法止奏武階詔三省集議再具條式將上取旨尋又令臺諫同共集議其年六月始有旨使相蔭補依祖宗舊法七色補官人止令奏一子餘不盡行也余謂伯庠此議亦頗得之但權倖貴遊皆不爲便耳所謂七色補官者宗室女夫一也戚里女夫及捧香二也異姓恩澤三也陣亡人女夫四也上書獻頌文理可采五也隨奉使補官六也給使減年七也始議以止當祿及其身不許更冒世賞若轉

至合奏薦官候將來致仕日與一名恩澤已嘗奏薦者不與既行之矣九年七月又用吏部尚書李秀叔彥一等議應文臣帶職員郎及武翼大夫以上生前未嘗奏薦者與致仕恩一名即已嘗奏薦而被蔭人身亡者許再乞應朝奉武翼郎以上補授及三十年亦與一名淳熙四年二月韓無咎為吏部尚書又乞非泛補授人許生前奏薦一名所謂使相奏補文武臣各隨本色者淳熙五年十一月因曾覲有請遂授會併向宗良例降旨不行四年四月覲已以此請龔實之持不行其六月實之敗至是先是張說在宥府已詔武臣嘗任執政者許行下

奏門

一作文

資乾道九年十月

已而數視執政者亦得之蓋戚

里宗王與夫攀附之臣皆爭以文資祿其子不可復

正矣淳熙十年二月辛丑又從侍從臺諫集議應文

武臣致仕遺表恩澤並三分減一焉

宰相使相共八人前宰相七人

執政六人前執政五人見任尚書三人侍從二人宰執不帶職者依本官

雜藝出身不許任子

紹熙初有伶人胡永年者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

任子趙子直為吏部尚書奏永年雜藝出身難以任

子墜立為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

從之三年三月己亥也余謂此等事非遇子直則作

人必且放行遂為弊法矣但永年本份倫而官極  
正使前後遷補乃無論列之人亦未可曉

嘉定四選總數

嘉定癸酉春仲貫甫兼考功郎官四選缺每迭攝之  
是歲四選名籍共三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員尙左六  
七八九品名籍案京朝官以上二千三百九十一員  
有出身九百八十七作十九員作五致仕補官五百  
二十九員遺表補官九十三員作三大禮奏薦  
補官六百三十一作十五員作一銓表補官五十三  
特授文學補官一十一員攝官補官二員襲封  
補官二員宗室過禮補官一十四員約票補官  
補官三員三尙右三千八百六十六員奏補一千  
省補官八員

員武舉七十七員宗室四百二十五員軍執  
弁揀汰軍功人一千一百八十五員歸朝歸正十  
六員雜流非泛侍左一萬七千六員有出身四千  
吏職二百六十員員侍右一萬七千六員有出身四千  
員奏薦六千二百六十六員童子科二十八員  
攝官二十八員宗子該恩五百六十員皇后  
門客四十六員恩移五千六百一十三員皇  
四百二十九員流外一百六十五員侍右  
參部小使臣一萬五千六百單一員奏補七千七百  
室二千九百一十四員軍班七百五十九員宗  
功八百四十七員宗女夫三百單八員陣亡女  
夫六十九員陣亡恩澤二百五十三員武舉四  
百一十五員后妃親屬一百八十五員主管進  
奉二百五十五員獲賊五十四員吏職一而使  
千三百二十一員進納五百單三員而使  
臣之從軍與未參選者不與官冗可知矣

咸平至嘉定侍右員數多寡

今之侍右侍郎卽 祖宗時判三班院也咸平以前  
 三班院員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後至二千四百餘員  
 熙寧後至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餘員而宗室七百七  
 十餘員不與焉視天禧之間蓋已五倍矣以出入籍  
 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餘其死亡退職  
 者不過二百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政和官制以秉  
 義郎易東西頭供奉官忠訓忠翌卽易左右侍禁咸  
 忠保義郎易左右班殿直此以下一併其下又有奉  
 職借職則以承節承信郎易之今侍右名籍至一萬  
 五千六百餘人視元豐又增五分之一蓋三歲一郊

奏補至千七百人而其宅入流者不與此所以猥并  
 而不可止也

川秦茶馬二司分合

川秦權牧自元豐以來雖各有兩司秦司權茶秦司  
買為川司權茶  
 川司買馬然大抵川秦皆止除一使蓋摘山市駿非相通  
 不可也紹興初陝西失守李子公為使乃奏合四司  
 為一司以省官吏如是者六十八年矣有吳總者武  
 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乾道中自都官郎官易帶御  
 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統制每妄殺人 孝宗知  
 之復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閣侍制提舉茶馬坐黎

州變故降爲集英殿修撰奉祠久之復命出守稍遷  
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總食祠祿居漢  
中而從子曦爲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丐任使曦數  
陰沮之總無以爲策時胡直閣大成爲茶馬盡核諸  
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直舊例買馬必四尺  
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尺一  
寸而已其至軍中斃者復衆朝廷若之總一日與殿  
司馬統制官論裕謀納賂於蕪日師且且說之曰馬  
政積弊如此非西人按其利病者不能更張莫若復  
委吳次封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駁之乃詔總與郡

論方難其退一口輅與師且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  
人今西蕃多善馬持茗司損其直故以駑駘入市誠  
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且喜曰無踰公者矣翌日召  
輅至韓府平原見之立語少頃又翌日遂有分司之  
命大略以爲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極弊深  
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臣各一員令三省樞密院條  
具來上嘉泰三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秘閣  
知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  
興元府方總之受堂帖也卽日以秦司屬官印視  
事於其宅又以迂吏稍緩私遣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

補胥長以來自紹興

一作熙

末茶司

一作使

視事皆申知

制司總以身為從官用故事不復關白謝用光怒會

同抵

一作邱

吏罷報即遣還迂人械所遣二卒還軍中

總大沮然猶得知潼州府云時義烈廟初成總身至

武輿以謁廟為名與職樂飲結歡而去輅至司所市

馬終不及格則以深蕃道梗難猝至為詞焉輅子來

後為殿嵩

后妃王主薦奏格

渡江後后妃之家奏薦每遇大禮聖節生辰皇太后

家推恩四人皇后一人親土宮王諸妃遇大禮各奏

一人貴儀至才人各一名

內命婦誕育推恩格

內命婦誕育皇子女推恩者皇子女媿好以上三人

美人才人各二人皇子嬰頭出閣妃五人媿好以上

三人美人才人各二人公主生一品二品二人其餘

一名上頭出降一品四人媿好以上二人美人才人

各一名非次進封者推恩二人美人才人各一名

嘉定

一年楊皇后正已位詔用奏薦三年十月嘗生皇子時與四名蓋以事體尊重故也

宗室封女之制

凡宗室封女之制使相女封淑人節度使碩人觀察



使令團練使恭人遙郡團練使宜人大將軍安人凡  
宗女郡主至安人身亡皆任子孫一人淑人以下未  
有子食祿者惟聽任所生子凡郡縣主兩遇郊皆推  
任子恩郡主四人縣主一名郡主得奏期以上親縣  
主止奏子孫

妃主親王所奏親屬

凡妃主許奏總麻親之子從一品許奏總麻親才人  
許奏小功以上親親王婦之有服親及有服親之夫  
皆許奏內命婦非遇大禮雖諸妃親屬止授承信  
內命婦封贈

凡內命婦封贈妃二代婕妤以上二代美人才人一  
代

職事改官法

職事官改官法樞密院編修官秘書省正字太學博  
士兩學正錄則任實歷一年通理前任四考並自陳  
改京官卽未滿年就改一等名遣者奏及一年聽通  
理勅令所刪定官有出身四考無出身五考從本所  
保奏與改合入官大理司直評事供職滿二年通歷  
任及考有改官舉主三員者亦聽勸法評事改官帶  
行職任及補外例得添倅諸州紹熙初沈評事槐始

與堂除知縣一年九月十五日後又不行慶元末李持國直

柄復以近制出宰金壇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自是皆作邑矣開

禧末李侍郎說有請乃命以二年為任說鉅野人漢

老之子用李季章薦至侍從命以集英殿修撰知廣

州云

舉閣門祇候事

凡舉閣門祇候之制諸路監司郡守及州鈐轄以上

許歲舉所部廉幹有方畧善弓馬經兩任親民無餘

遺一作闕及曾歷邊任者一員郡守仍員外郎正使或

右武郎及帶職陞朝官以上乃得薦舉淳熙新制也

諸舉充閣門祇候用舉主七人內一員職可侍右試

孫吳兵書大義五道通時務邊防策一道文義稍通

二百字送為軍司候報弓馬合格取裁

宗室鎖廳出身轉官例

凡宗室鎖廳得出身者京官進一官選人比類循資

無官應舉得出身者補修職郎即濮秀二王下子孫

中進士舉者更特轉一官

選人歷任有負犯者改官增舉考

諸選人改京官歷任嘗有負犯者公罪一犯徒兩犯

杖四犯笞並加一考私罪笞亦加一等仍增舉主一

員杖以上加二考增舉主二員或職司一員即舉主  
考第及格而以事論罷者雖降資亦不理違闕並改  
次等合入官

進約授官人陞改名田之制

凡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田之制歷任六考有舉主四  
員與移制一作歷注十考有改官舉主七員與磨勘

郎因獲盜應循從事郎以上省其奏降等與使臣其  
因軍功捕盜得改官酬獎如不願撫使臣與此類循  
資至承直即止稱軍功者謂親冒矢石或獲給或傷  
重及革退賊衆解圍其運糧守城進  
築濫部夫郎因軍功捕盜而轉至陞朝非軍功捕監  
之類非把

而轉至大夫者聽免差科利配如官戶

吏職補官至從政郎止

凡吏職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循修  
職郎用考第闕陞至從政郎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  
授者未得注擬具元補因依奏裁

慶元蔭補新格

慶元蔭補新格使相以下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  
官大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  
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禦團練使及橫行四人  
文臣帶職朝郎以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

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  
曾任執政官六人大中大夫以上二人武臣使相以  
上八人節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  
中大夫武臣防禦使以下並不得推遺表恩先是紹  
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嘗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  
討論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議行之  
既而從之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爲吏部所  
格者開禧未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  
之外若非泛恩澤則不許云

謂監司帥臣遇覃恩及泛使出疆之類

### 七色補官人奏薦法

凡非泛補官者舊制員郎以上官皆得任子乾道末  
始詔員郎副使以上補授及三十年以上者聽官本  
宗總麻以上親一名帶職員郎以上入官十五年正  
使以上入官二十年並係親民資序者遇大禮聽蔭  
補一名止其致仕卽不在蔭補之限如已任而被任  
人身亡者依致仕日聽別蔭子孫一名其大中大夫  
觀察使以上不拘此令九年七月詔書也非泛補官  
者謂臣僚奏補異姓總麻以上親及嘗得解人娶宗  
室女補文資之類

### 諸縣推法司

舊制諸縣不置推法司吏受賕鬻獄得以自肆紹熙

間熙一作興議者始請萬戶以下一作上縣各置刑案推吏

兩名五千戶以下一名專一承勘公事不許差出及

兼他家仍免諸色科敷事件月給視州推吏減三之

一委令佐選擇有行止無過犯諳曉勘鞠人充以一

年為界即因鞠勘受財並行重法元年七月然諸縣

多不奉行朝廷聞之乃勒令請領重錄如不受者勒

停所屬不幫支者從例受制書而違抵罪四年二月

批慶元初又詔諸縣編錄司以一作亦行重錄仍令縣

主吏舉有行止不犯贓私罪小使三兩人就司習學

遇闕縣聞州委官試習學人斷案一道刑名五件

稍通者充及三年檢斷無差失陞一等名次主吏有

闕得先補之著為令元年五月自降旨及今近二十

年未嘗有行之者

取士

開禧召試制科兩臺諫論

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有何致者

字子一永康青城人祖耆仲字子固淳熙初嘗為部

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為郡守陳纘嗣功館官纘

入為司農守丞薦致于劉仲洪尚書所仲洪亦喜之

時李季章為禮部侍郎劉師文為工部侍郎仲洪率  
 二人以制科薦于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晟  
 東陽杜福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  
 試屢懇季章季章以為狂笑不顧致更禱一作續續  
 即以仲洪意為蘇師旦言之仇胄不得已于仲洪為  
 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權中書舍人易元章繳還致  
 大恨乃以劄子白廟堂謂言詞多取憎疾必觸罷報  
 乞寢已降召試指揮且謗元章不已時鄧伯允方為  
 侍御史俄而元章除右司諫伯允先為修注以嘗論  
 謝子肅外補恨之不忘及除御史欲奏奪子肅二子

出身元章亦恨致因及之伯允曰司諫始入言路而  
 亟讎一布衣何示人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  
 友龍得論之明日相繼求對元章論二謝駁放伯允  
 論致進卷詆誣伊尹罷歸致亦登仇胄之門伯允無  
 以為罪故摘致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  
 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兩臺諫其  
 彈三秀才蓋指此也辛未歲致以吳德夫薦再召鄭  
 景紹正言論之乃勒令歸鄉增修所學焉易元章以  
開禧元年  
閏八月十四日對鄭伯允以其月十九日  
對景紹奏以嘉定四年五月二日下  
 殿試不避親

國朝之制發解進士及省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殿閣試則雖父兄爲試官亦不避蓋以無別試之故也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爲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旣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爲第五甲末名

孝宗議令輔臣考南省上名試卷而中止故事南省開院後以上十人試卷修寫成冊進入行之久矣淳熙辛丑歲上命王仲行尙書知舉鄭少嘉侍郎黃德潤侍御同知旣入院矣或謂鄭黃皆閩

人恐有私上乃議今貢院取三十名前卷子于揭榜前五日付輔臣考校然未出命也居數日宰相趙溫叔因審其事且言如必欲行則必令試院知之

上曰朕亦有少更欲與卿等議之溫叔覺上意已變卽奏云臣等亦深疑之未敢遽奏恐有避事之嫌陛下旣選任知舉三人又令臣等攷校則是三知舉不足信矣况有不可者臣等受恩至重今日固當盡忠攷校但恐此例一開後來宰執有挾者得以容其姦上曰朕亦思之不可開此門姑已之後旬日乃命開院日將上二十人真卷先次進入會行仲策

題中有 太上皇帝匹馬渡江之語 上不樂以諭  
輔臣時臨安已板行亟命毀板仲行不自安數請外  
後數月出知紹興

淳熙議復四川類省試所減額

省試舊以四十人取一名隆興初建劍宣鼎洪五州  
進士三舉實到場者皆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額百  
人遂皆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  
取一名後不復改淳熙十五年范東叔仲藝為右司  
郎中議以蜀去天日遠士惟科舉一路非有學校他  
岐也且隆興省額蜀人初不預今乃例減名額非

是嘗復故時留仲正自成都召還為參知政事意亦  
主之執政共議白 上改用十五人取一名有成  
說矣東叔喜徧為禮曹給舍臺諫諸人言之亦無異  
議會宇文子英价以兵部尚書兼侍講當夜直 上  
以其蜀人也以所議告之子英不知其由遽對曰類  
省十六人視南省已優矣尙何議翌日執政奏其事  
 上曰朕已為宇文价言之毋庸爾諸公退乃蓋用  
東叔之議則類試每舉當增省額七八人子英率意  
而言遂不可復東叔深以為恨

自類四川類試榜首恩數差降事始

趙莊叔張安國本末相似



自渡江後四川類試榜首若不赴大對例得兩使職  
官蓋優之也丁卯歲何秘監耕道夫為榜首其答蜀  
人材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而竊  
笑之語時秦丞相方沮張魏公見而惡之遂降旨類  
試第一人不赴殿試者賜進士出身為道夫故也庚  
午歲張閣學真甫為榜首答君臣策極其贊美秦丞  
相喜謝主司於三名外取之由是真甫唱名第四而  
趙舍人莊叔自七八名外上親擢為第一人其實  
莊叔廷策實甚阿時至引趙普雷德驤故事且有欲  
誅異議之人之語上第以其首句君臣父子之間

天下真情之所在謂有古文氣也甲戌歲張舍人安  
國答策遂有一德大臣之言乃擢為第一一德大臣  
周益公試策中語也然莊叔安國既登第獨不附秦安國幾為  
所殺由是見重於當時焉

孝宗議權免奏薦及罷特奏名

孝宗初受禪以官冗恩濫思有以革之乃議定制百  
官已任子者遇郊恩權免奏薦開賢良科令中外普  
薦而罷特奏名手詔左諫大夫王之望殿中侍御史  
尹穡右正言晁公武參酌來上隆興二年七月庚寅  
也既而瞻叔言陛下即位未久恩澤未徧此二事關

于士大夫者甚衆望少寬之不已則宜立奏薦限員踰數者許回授罷門客親戚漕司之試止移隣州如是則省額可減百十人此救弊之策也子止亦乞增損制舉薦員朝官年七十未致仕則住蔭子疏奏乃詔年七十人遇郊不許奏子俄又詔未奏者許奏名逮淳熙九年八月始立薦奏限員其後特奏名又以三人而取一皆畧如上自然恩溢未大減也必也盡以手詔之策行之官曹其少清乎

特奏名冗濫

特奏名進士舊二人而取一淳熙初議者以爲冗濫尤甚請裁節之詔吏部同給舍詳議於是尙書程泰之給事中王仲行舍人陳叔晉等奏乞三人取一人其不入四等人舊許納勅再試今止許一試舊免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爲一舉今不理舊潛藩五路舉人及久在學校充職事人並陞甲今止陞名奏可六年三月也其後朝廷每有慶澤則前後不中選者盡取而官之往往千數百人充塞仕路遂成熟例不可復減矣

四 女神童

自置童子科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

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

太學生校定新制

京都舊法太學外舍生二千人校定百人內舍一百人一作三校定三十人仍分優平二等優等再赴舍試又入優等則徑自學官之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所謂釋褐狀元也若入平等則謂之一優一平例得免省直赴殿試其次先免解後免省仍並有陞甲恩例紹興復興太學有旨權立內舍百人為額歲終校定每十人校一人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旨是時外舍千人上舍三

千人而已慶元開禧兩考混補外舍生增至千四百

人本監乃乞增內舍生百二十人為額許之開禧元年四月

二十五日旨雷季仲為祭酒又請每歲較定增為十二人

亦許之二年正月十三日旨舊法自外舍補內舍者雖有校定

必公試合格乃許升補蓋私試皆學官自考公試則

降勅差官故也袁和叔掌學政奏乞每歲終取外舍

生校最者一人升補內舍又從之自是陞舍之法愈

寬矣

淳熙武舉授官新格

武舉人補官舊法榜首保義郎松江巡檢不入等承節郎松江邊

巡檢不入等縣尉承信郎淳

熙二年始比文士恩數榜首補秉義郎堂除以上或

諸軍計議官第二名第三名保義郎諸路帥司准備

將領一任忠翌郎不隔磨勘第四第五名承節郎諸

州兵馬監押二任回轉保義郎不隔磨勘餘人如舊是

歲五月有忠訓郎張世奕者自言武舉出身乞從軍

許之七年三月遂立法願從軍人令樞密院銓量畢

依新法補官榜首差三衙或江上諸江同正將第二

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准備將不願從軍或

雖願從軍而人材不應選者並依乾道四年以前舊

法八年四月庚戌又詔武舉人從軍如有已見利便

許赴主帥陳述遇有過犯合加罪責申樞密院取旨

蓋不盡用階級之制且使無箠楚之辱也五月丙戌

又詔武舉從軍人許先令參部出給料糧仍用六考

關陞資序既而有言比徒徃徃自高不親軍旅九年

五月丙子有旨自今職事勤恪者俟主帥保奏陞差

懈惰者接劾然同將官初無待次日可上又每二

考輒復申差則雖末名之士從軍不十年而同統制

矣至於三名以上轉補秉義或忠翌郎者或改換文

資則遂為京官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是又失之僥

侍矣也其後議者以為言乃詔武舉人毋得鎖試既

又不行然自淳熙以來武舉人亦有卓然可稱者

宋史官制更革源流却不及此記之

詳辛丑九月一日瓶花齋原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六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財賦 廣西鹽法  
廣西鈔鹽之法詹體仁所請也體仁嘗為廣西漕知  
官般之法有未便者故欲以客鈔易之及入為起居  
郎乃薦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胡庭直令往廣東西  
與帥漕及兩路提舉等諸司詳議鹽法淳熙九年二  
月庚戌也其冬庭直使還與廣西運判兼提鹽王正  
已廣東提舉常平茶鹽林枏共奏官賣之法害民客

鈔誠為利便而庭直又自言二廣項行客鈔之時通以九十萬緡為額廣東十萬羅為一百斤正鈔錢五十

萬緡廣西八萬緡作十一正鈔錢四十萬緡及廣西行

官賣法而廣東除去通入廣東之數二萬五千羅纔

為七萬五千羅耳惟廣西不立額數所賣為十一萬

五千餘羅不產鹽十六州賣七萬五千八百餘羅。產鹽五州賣一萬八千四百餘羅。海外

四州賣五千五百餘羅。前任漕臣梁安世又劫賣淹造鹽一萬五千五百餘羅皆科抑也

今通行客額一作鈔廣東可九萬羅廣西可六萬羅仍

增取漕計存留鹽本改指通貨兩路可得二十八萬

餘緡十五萬緡兩路增取漕計錢。六萬餘緡兩路存留鹽本改指通貨錢。三萬緡東路存留鹽

本錢。○二萬二千緡東路九萬羅內有西客改指請

東鹽者以萬二羅為率每羅依東客改指西鹽例納

通貨錢七百文計五一作件。○一萬八千一作緡東

鹽六萬羅上每斤增收四路漕計錢二文三分計上

件合西路正鈔錢三十萬緡為五十八萬緡可充廣

西漕司一歲之用既而漕司又言比舊行鈔法之時

有增支錢十八萬餘緡亦有以補庭直乃奏乞廣東

增為十萬羅廣西八萬羅詔吏部尚書鄭少獻與給

舍施聖與宇文子英葛楚輔及體仁詳議議者皆以

為可于是檢正官王誠之都司陳安行謝務本王吉

老擬定如庭直所乞十萬八千羅之數仍嚴私販之

法重官鬻之禁既命南庫戶部廣西帥憲司湖廣總

領所歲共捐二十萬緡以補廣西漕計之闕

戶部合得廣西

鹽司錢一萬二千餘緡改赴西漕之南庫撥償

免

西漕合起清州錢三萬緡令戶部帑降

廣西合起

鄂州大軍錢十萬緡免起解令德所通融

廣西詔

發廣東鄂州大軍錢二萬五千餘緡令廣東於正鈔

錢內起解

○廣西漕司一年雜支錢三萬緡令節省一萬

又

出祠牒會子四十萬緡貸漕司為歲計之用

會子二十五萬

緡度牒三百通

計十五萬緡

詔可其年十二月己亥也後數月擢

庭直大府寺丞又數日除廣東提舉鹽事使行其法

明年正月體仁亦除吏部侍郎四月詔以體仁陳奏

二廣利害深知民瘼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旋遷

敷文閣待制十五年三月又詔以體仁宣勞累載陞

敷文閣直學士廣西寫遠自乾道以水鹽法更變不

常凡商人稍有資財皆遷徙而去買以既不通至罷

官般而軍食遂闕廣東提鹽韓璧首陳其不便事下

安撫提鹽司

十年十月庭直時已陞本路判運兼提鹽

二人初不為之變也久之又併廣東西鹽事為一司

十二年十月通以十六萬二千羅為額

廣東九萬五仁尋奏言累年共賣之數通不盈十三四萬緡乞減

千廣西七萬十五萬仍罷通貨錢以便商販從之

十三年九月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為害愈

月乙巳甚於官般之日人甚苦之其秋胡子遠為侍御史首

論廣西鹽鈔爲民深害皆由儀之附下周上文過遂  
非固位患失甘心害民以至於此乞行鑄黜正其欺  
罔之罪上諭以當先易師臣徐鑄黜三省擬用趙彥  
膚公碩 上曰負荷不得可別選人密院黃德潤留  
仲至繼奏事 上曰廣西帥須得平心人爲之庶幾  
不至輕易改法如賈遷平穩可用近有微疾潘景注  
一作有才亦穩卿等更與丞相議之既而賈潘皆以  
母老辭議久不決子遠亦上疏言之周丞相乃奏以  
應寺丞孟明知靜江府召體仁赴行在 上因言廣  
西鹽法利害相侔如侍從中有人亦主客鈔仲至曰

臣久在廣中備知利害事關兩路若輕改法卽兩路  
紛紛須且因其弊而救之 上曰今除孟明與儀之  
爲代朕當親札與之正可舉偏補弊未可輕易改法  
時九月甲寅也子遠再奏乞寢體仁召命 上賜親  
札云已差應孟明詳究利害事實以聞所以不令朝  
辭正恐奪於臺臣諫議使之掣肘不能平心處事若  
鹽鈔果害於民儀之豈得輕恕乎孟明至官首奏本  
路見今以鈔鹽抑勤民戶流毒一方且都監司不支  
本錢鹽丁散走人戶多有請鈔而未得鹽者又人戶  
以產業抵當請以鹽鈔亦有已業旣盡借荒田之砧



基以充要約者不若復舊法令漕司官般官賣以解  
 愁怨十六年正月壬寅進呈 上謂大臣日始議行  
 此事時先遣胡庭直往體量非不詳審往往止是扶  
 同儀之之說今為所誤宜令孟明條具更改如人戶  
 有未支鈔鹽須令盡數支還今不可復失信於民丙  
 午詔體仁予在外官觀從所請也先是朱璘願除廣  
 西小漕入辭 上諭令同孟明審究鹽法利害璘願  
 奏合一作鈔以客為名實無客商乃疆稅產之家使  
 之承認至於破產而後止况靜江官般之時每斤百  
 金自變為客鈔每斤百三十尚何便二之有子遠乃  
 見 上乞重黜體仁仍從兩所奏司依舊法行下丙

辰詔體仁落雜學士罷宮詞送遠州

遠一作袁安置擢知

瓊州王光祖為都提舉廣南路鹽事同帥漕司一

面措置毋致再有科抑之弊仍截撥本路諸州應起

湖廣歲計錢一十五萬緡補助今年支用除高雷化

欽廉五州賣二分鹽外令官般官賣

廉州鹽每斤二

買三斤客戶二斤寡婦一斤半。雷州鹽每斤三十  
 二文每年主戶一丁食鹽十二斤客戶減半。化州  
 吳州縣鹽每斤三十文石城縣三十五文石龍縣三  
 十八文瓊州茂名縣三十二文電白縣四十五文信  
 登縣四十五文。欽州鹽每斤四十五文  
 上戶月買三斤中戶二斤下戶一斤半餘鹽令東

路漕司歲賣七萬五千籬充上供紹熙元年冬用廣

西提刑吳宗旦之請額損五州鹽直鹽數又用廣東

提舉劉坦之之請減沙鹽一萬籬戶部奏如是則暗  
失經費六萬三千餘緡然 光宗不之靳也二年秋  
廣東復信六萬五千籬總有未售者乃又減五十籬  
蓋廣東潮惠南恩三州既自產鹽而官復般賣由是  
往往計口抑售於民自紹興以後朝廷暗損經費十  
萬緡而科抑少減矣

### 四川石脚井

眉之眉彭丹稜嘉之洪雅等縣皆有石脚井筒其實  
硝也在多悅者謂之山門在彭山者謂之瑞應此二  
井尤盛然必得隆榮諸井之鹵對煉而後可成鹽隆榮

諸井煎鹽既成其水之九若  
冽者棄之不用煉而成餅

食之者得泄痢之疾官

未權鹽時小民或私煎以求利元豐三年立法禁止  
崇寧初張天覺為尚書右丞建造成都府路常平司  
勾當公事勾居體兼措置兩川鹽事俾之鹽權天覺  
罷尚書省言丹稜洪雅等縣多有石脚苦鹽不堪食  
用乞依元豐法禁人開煉併罷居體從之三年十一  
月戊寅也紹興中瑞應鄉民戶始有盜販油餅拌和  
硝石煎成小鹽低價以售者有司因為勾推一作  
拘權凡  
三十六井歲輸官錢萬七千餘緡既而總領所以為  
不便言於朝復行棧閉而以其課額均於鄰近嘉榮

隆簡四州之井戶謂之石脚錢紹興二十四年也及嘉定五年多悅之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司聞之卽遣秉義郎新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者往山門措置其年九月也自後月得小鹽萬五千斤皆不用引鈔徑行發賣歲責息錢萬九千二百緡然鹽既苦惡不可食所以抑售土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參知政事蔡確也崇寧禁止者右僕射蔡京也財用雖乏可以制有司而爲確所不爲乎失之矣

### 東南收兌會子

自曾欽道爲版書欲急見理財之效始與提領會子庫官陳彌一李若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爲八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爲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而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閱滋甚嘉定庚午春第十一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曾尚書喚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爲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又乞以鬻爵公一作出賣沒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

許之嘉定三年五月甲寅降旨所謂各件凡九一日打套乳香錢

約一百六十萬餘緡謂權貨務見在散乳香十六萬七千七百餘斤可打一百萬二

十套每套價減錢一百文作一貫六百文二日出賣諸路沒官田價錢約

一百二十二萬餘緡謂戶部具列諸路未賣官田計

三十六貫九百文限三月許人戶以第十一界會子永買三日出賣告勅綾紙補

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謂迪功郎告

承信郎告八千貫進武校尉綾紙四千貫進義校尉

綾紙三千貫已上四色各降一百道州文學勅每

道進武副尉帖每道二千貫不理選限將仕郎綾牒

色各降三百道四日左右遷轉官循資告九百四十

道共約計價錢二百三十萬餘緡謂宣教郎轉通直

承務郎至宣教郎每官五千貫以上二色共降一百

道訓武郎轉武翼郎一萬貫修武郎轉訓武郎五千

貫以上二色以上共降四千道選人循資每三千貫

共隆四百道承節郎以上轉官每官四千貫承信郎

轉承節郎三千貫以上五日封贈官帔勅告六百道計

上二色共降四百道價錢二十八萬緡謂生封安人每道一千貫孺人告

價錢二十八萬緡帔勅一百貫以上降二百道贈父母功郎承信郎

各五百貫以上二色共降一百道追封孺人二百貫

以上降一百道六日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萬緡每

貫二百七日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每

貫一百八日拘催諸路已降未賣告勅錢兩項計一千

四百一十萬餘緡開禧二年四月五日內兩次拋降

百道計一千一百四十萬貫內湖廣申已賣三十萬

五千貫淮西申已賣一萬貫其所收錢亦不會起發

明子維已卷十七

諸路州軍元拋降六百九十八道計三百五十九萬  
一千貫已起八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五貫五百文  
以上兩項通計上項錢令仰將已賣錢盡數起九日  
發如實有未賣告牒等仰盡數繳申尚書省  
臣僚奏薦綾紙錢未見數承務保義即以上五千貫  
通任承節郎以上三千貫  
又禁銅錢毋出都城于是行在會子每千為錢七百  
諸路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積遂盡廢十一  
十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壬申之冬王釜為  
湖廣總領亦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  
每度牒一道價錢五百緡官賣價  
八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  
五百緡方許收買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相去  
遙遠而止置三場收兌小民聞知後時人情洶洶市

皆扁肆怨嗟盈路劉德修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  
所以第六會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  
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德修復自出府庫之藏聽軍民  
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懇于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  
收兌舊會凡用坐庫黃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  
故能收千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  
此其所以用茶引也余嘗考紹興之初東南餉軍止  
用見緡是時虜偽縱橫寇盜充斥軍費夥矣然未聞  
有錢乏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處和翔行在會子于時  
王才一作才亦用之于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

之見緡存者至少蓋楮券盛行而銅貨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咎端自兩人始至于曾欽道沮孝宗收換之策以貽後來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後生不知源流本末故詳識之

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本末

嘉定元年冬四川總領所收兌九十界錢引元年初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于一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壞大觀間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準建炎初張魏公出使復以便宜增印自後因仍不改至

嘉泰末時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緡通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逮嘉定初每緡止直隸錢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逢孺乃與僚屬議出庫筦金銀度牒與民收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一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官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課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歲受諸州縣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令項收支而庫筦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

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而期限已迫  
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為姦折閱已甚于是  
單丁弱客皆不敢行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咨嗟怨泣  
其聲載道後旬日制置使吳德夫知之乃揭榜除收  
兌一千三百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  
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  
時宣撫使方與總領所比故移書東南以為德夫阻  
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弊專屬計臺制司無所預由  
是不直德夫云

四川收兌九十一界錢引本未

制司科并戶  
官資錢附

陳逢孺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為錢鈔

一作鈔  
五百

有奇若關外用銅錢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

大使安觀文患之庚午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

張東父

名震龍游人  
嘗為軍器監

首出馬價寬剩錢三百萬緡為

助大制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

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共千二百萬緡合諸司之力餘

千七百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逢孺

謂三年三兌失信于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闕

一作

之患不如量力正毀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

此卽止餘二界通行公私皆嘗

一作受

其利安公怒卽

榜諭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引係前宣撫程松增印  
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使司令措  
置與茶馬兩司收鑿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  
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兌自七月十七日去如支軍  
人折估並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即合支貼頭  
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以去斷不行使檄至  
逢孺堅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逢孺未視事有  
御前軍直入吏舍縛都副吏三人以去逢孺愠即以  
印付屬官稱病申大制司乞致仕先是誅曦之歲副  
宣司遣官剗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贍

軍既三年矣至是或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

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无一作元日所追

一作寄五百萬緡以備對追國一作鑿其參議官毛伯國一作

玉各濮瀘州人等調護久之卒兌九十一界二千九

百餘萬緡其千三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人夫空名

官告人夫一作大使司總所椿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

三界收兌又朔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

東老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千蓋

二司之說並行然總領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

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稱虧官吏因以



為利其實每舊引百帖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以  
用舊引輸官者總領所復卻還令兌新引卒不能守  
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萬緡者其年以三路鹽  
并戶片額每三萬斤科賣不理選限將仕郎一道計  
直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賣一千道計直百萬緡其年  
則以給賣沒官鹽并舊民戶沒官之井自建炎以來  
依坊場法召人招買除引息土產稅錢外量增課息  
嘉定元年逢孺召從總領所人中 為永業得錢  
十萬緡至是大使可以為計司速于求 酬未當值  
再召人實封投買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不令悉輸舊

引子官以充對周文人後潼川劉師文侍郎申明後  
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  
引凡二百五十萬緡有奇而引直遂復如故向使計  
司非有椿積金銀之富又安能收冗 濫不行之券  
乎今四川諸郡歲輸黃金千五百兩銀六十萬餘兩  
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堂計者謹視而善藏之則子  
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四川總領所小會子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于轉用也川  
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卯歲陳逢孺以用不

足始創小會子楊端明爲制帥深不樂之西川皆不用吳德夫代鎮蜀與逢孺厚下令官民悉許流轉州縣所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敢行後但以其五萬緡收兌舊引于劍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司又爲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四川行當五大錢事始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初行當五大錢時陳逢孺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卽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司欲盡收舊錢引乃又鑄于邛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爲文其背鑄

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四字爲文其背鑄西貳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貫其科例並同嘗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于眉州論者以爲丹棱雖產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爲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于邛利二監焉

紹興至淳熙東南鬻官產本末

紹興末黃擇之仁榮守永嘉始建鬻官田之議至乾

道初為錢七百萬緡而未售者不及四分之一十二年

月戶部奏已賣到五百四十萬貫未賣者一百六十萬貫朝廷乃併營田賣之而

兩浙漕副周淙言本路營田已佃者九十二萬六千

餘畝若鬻之懼失租課四川總領所亦以不便為言

乃詔除四川外盡行出賣三年六月後又詔沒官田產除

兩淮京西湖北等勿賣外江浙閩廣南八路以田計

者六百四十二萬畝有奇以地計者二萬一千畝有

奇以屋計者八千四百間有奇共估錢五百十六萬

餘緡遂命將作監丞折知常往浙西司農寺丞葉翥

往浙東元年正月監登聞檢院張孝貴一作貴往江東主管

官告院周嗣武往江西措置是年四月始限一季繼展一

年至淳熙初已折封者僅一百六十二萬餘緡而直

之未輸者猶四之一其未鬻者尚三百五十三萬餘

緡元年六月戶部具到蓋估價之初豪民大姓請囑官吏相為

欺隱其已賣者皆輕立價貫上色戶之產也而中下

之產估直反高是以不售于是言者以謂不若且令

元佃之家著業納租一歲之間猶可得米數十萬石

從之守命諸路權行住賣三年二月後數歲復用軍器監

主簿陳犯言併營田沙田出賣浙西淮東江西三路元括到沙田凡三

百八十萬餘畝議者多以為不可未幾浙西提舉王尚之言

平江一郡已有當賣田十二萬四千餘畝歲收租二萬石有奇乞別擇拘催或遇歉歲得以濟接從之六年不久言者又請盡使一作官田以為常平水旱之備十四年六月事雖施行後亦不定也大抵二十年間所入官田實不過七百萬

王德和括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始于鄭亨仲階成西和鳳金洋州興元府皆有之而洋之西鄉為最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使耕之量收租利其後休兵日久墾闢歲增營田之家懼官之增課也每三四歲則率投狀退佃

而賂總所之吏使蠲其租在紹興中歲課十二萬斛

有奇乾道末損為十萬至嘉泰初纔十八萬斛而已

隆州學官張鈞鈞

一作均

子和尚為西鄉主簿知其本

未即為王德和言之德和分遣官屬八人按行且揭榜諸州縣大略云營田戶所侵官田甚多若按行畝日增立稅租所有當數十倍今不欲擾民仰民戶自陳墾墾之數山田畝收二升陸田四升水田六升而止下戶懼皆以實告獨豪民大姓則密賂行遣胥吏以為無侵給公據予之由是有鬻公據之謗矣諸大姓既不喜郭子明心欲害其事鳳守某人者大將之

弟郭氏之壻也遂激而成之子明急降榜撫定至欲  
調兵時官屬行營田者凡半歲費總所錢萬餘緡州  
縣供億又倍德和始議命增三十萬斛及是所增才  
八千斛而麥居多焉未及秋成德和罷去陳日華代  
之盡反其舊顆粒不收

### 關外經臺

劍外諸州之田自紹興以來久爲諸大將吳郭田楊  
及勢家豪民所擅賦入甚薄議者欲正之而不得其  
柄吳氏旣破安觀文爲宣撫司副乃盡經量之金州  
守臣家子欽曰此州瘡痍甫瘳邊民恐不可盡其利

官一入境將散而之四方矣于是除金州外凡興元  
府洋沔階成西和鳳州大安天水軍二十縣經量之  
數大低增多而亦微有所損舊九郡家業錢凡一千  
一百五十七萬九千餘緡及其經量二稅十四萬五  
千六百餘石夏秋役錢十五萬七千餘緡宣撫司命  
別上中下三等以定田之高下分三等爲九則以均  
賦之重輕而所委官吏務于增多未嘗行歷鄉社躬  
親履畝往往強令有田之家增認租數而民始怨增  
虧相補視舊籍凡增家業錢三百二十九萬七千  
餘緡 二稅三萬五千八百餘石役田錢三萬五

千餘緡安公辭制置大使表中所謂田廬之均一有  
倫蓋指此也其後代者劉師文言上件所增初非田  
土之廣袤亦非戶口之繁滋于民有害于公無益乞  
盡行除免諫官應武緯之亦以為言于是盡復其故  
焉

龔實之點磨三總所錢物

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為淮東總領龔實之秉政開戶  
部歲撥淮東贍軍錢六百九十萬緡面本所歲用六  
百十五萬緡而已用因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  
作佐郎何萬緡器少監耿延年分往山昇潤鄂三總司

點磨錢物時淳熙三年九月壬子日也會良臣以  
用不足言于朝乞借撥實之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  
而近習恐賂賄事覺竭力救之實之不顧十二月方  
萬一作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實之奏下其  
事于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指既又改為契勘俄中旨  
令良臣赴關奏事明年正月除起居郎六月除中書  
舍人又明年四月除給事中六月除僉書樞密院事  
其為舍人實之去位纔十二日也英州之禍

預有力焉延年時已遷將作監萬遷著作郎坐實  
之黨罷去

延年六月丙戌罷  
萬六月甲午罷

蓋延年嘗言湖廣總所

月予佳已卷十七

錢物有別庫別歷所收已行改正故與萬並遷而大同無所舉覺一人既黜之兩月大同乃自密院檢詳文字遷右司員外郎翱翔累年然後補外蓋三總司苞苴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久非但一日故也

孫大雅獻拘催上供錢物格

乾道初有孫大雅者知秀州以發摘姦伏除直秘閣未踰月大雅又奏書一編凡四卷名曰州郡拘催上供錢物格大畧言本郡上供歲爲六十八萬四千緡有奇其窠一作科名有九有歲入者有季入者有月入者臣皆釐爲月入卽以所置之籍于次月之旦考其

未足者催焉且加計于其吏而次月補矣由是而有拖欠者臣則未之見也此卽漢之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異各具別之之意臣所領郡元年上供錢六十八萬緡已並入于大農更無拖欠敢昧死以獻二年正月癸未也奏入詔孫大雅奏漢上計之法朕謂可行于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會殿中侍御史張之綱以憂去而右司諫汪浦補于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漢雖有郡國上計之制而武帝五十餘年之間一受計于帝都三受計于方嶽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

至宣帝黃龍詔書有云上計簿文具而已則在西漢已不能無弊矣况今日能盡革其偽者乎光武中興歲正月旦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言屬郡計吏則遠方在東漢未必偕至况今日川廣之遠其能使如期畢至乎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樞使入蜀兩庫見在錢一百二十四萬緡隨軍庫一百五萬撫養庫十金八千一百兩隨軍庫七千八百八十餘兩隨軍庫四萬九千餘兩撫養庫二千六百餘兩銀五萬一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餘兩帛四千五百疋並隨軍庫○亦有奇八年九月王公明召十月癸亥司離兩庫見在錢六百八十九萬緡隨軍庫六百七十七萬緡撫養

庫一十萬金一萬兩隨軍庫九千六百六十兩撫養庫三百四十兩銀五萬一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七百兩撫養庫三百四十兩絹八千一百疋並隨軍庫亦有奇然隨軍庫管朝廷封樁度牒錢四百四十萬緡又有未償茶馬司置馬錢四十七萬餘緡則兩庫實二百一萬緡也是歲宣撫司逐虞丞相支遣及造器物共用金三百兩銀六千五百兩而錢帛不與焉十二月晦虞丞相至興元兩庫見在錢六百八十二萬緡隨軍庫六百七十二萬四千緡撫養庫九萬六千緡金八十二百兩隨軍庫七千八百四十兩撫養庫銀四萬六千兩隨軍庫四萬四千五百兩撫養庫一千五百兩帛四千六百疋亦有奇淳熙元年二月癸酉虞丞相



薨兩庫見在錢七百四十三萬緡隨軍庫七百三十萬二千緡撫養

庫六萬三十緡金八千二百兩銀四萬六千兩細數目乾道九年十二月

緡帛二萬四千四百疋隨軍庫二萬二千四百二十疋撫養庫九百八十疋亦

有奇蓋增虞公所携度牒直一百五萬視王公明時

減五十萬而無負茶司錢凡宣撫司可用之錢大率

二百萬緡爾是年三月丙申鄭仲一出使七月丁亥

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依常平收支戶口

租稅之例並皆造冊正月進呈丞相選一人考覈而

明其殿最事下戶部權戶部侍郎曾懷言諸路州軍

遠近不一若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乞令各州具

合發上供錢帛糧斛數目歲終造冊正月遣人投進

仍立式行下從之其年三月丁未也識者謂臺臣所

奏可謂仁言若上計之法果行則公私急迫久矣

壽皇卒不施用蓋以此夫

慶元會計錄

慶元會計錄者始用殿中侍御史姚愈建請命金部

郎中趙師炳戶部郎官楊文炳同編集三年三月書

成

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

鄭亨仲為四川宣撫副使時本司有隨軍激賞撫養

降賜四庫其數頗夥趙德夫不棄來總計欲盡取之  
亨仲不與由是有隙及亨仲得罪本司椿坐錢至五  
千萬詔分撥赴行在餘命總領所拘收乾道三年五  
月吳信王薨六月復除宣撫使九月虞丞相入蜀宣  
撫使隨軍撫養二庫見在錢引八十九萬緡金五千  
三百兩銀一萬一千兩帛八千一百疋皆有奇此紹  
興末吳信王爲宣撫時所儲之數也五年三月虞丞  
相召七月己巳王公明仲一復爲參知政事應本司  
見在錢銀物帛令總領官趙和仲公說盡數拘收令  
湖廣總領所遣屬官一員同本所官紐討除指八月  
庚午日又命宗正丞季叔玠珪兼權戶部郎官往興  
元拘催宣撫司錢物赴行在虞公之將沒也奏言拘  
籍到總領所積年歲用外金錢七百九十餘萬緡合  
本司所積爲一千六百二十餘萬緡故命取焉十二  
月壬午復置宣撫司以沈德之樞密爲使見拘收本  
司但于錢物軍器等依舊歸還尋又詔應于舊屬軍  
中場務並還諸軍宣司毋得取命下沈樞不樂時湯  
朝美爲右司諫復奏罷宣撫司二年六月庚戌從之  
于是吳挺已爲興州都統制置司利源多爲所擅前  
後二十年財帛不勝計矣

四川樁管錢物

祖宗時蜀中上供正賦之外惟有三路緡綱三十萬疋布綱七十萬疋每疋為直三百文而茶塩酒皆未有管權是上供之外一歲供于地方僅三十萬緡也

絹直九萬布直二十一萬自元豐權茶歲為百萬市馬以赴中都

而所出已三倍于祖宗之世矣炎興以後關陝之

兵轉而入蜀歲用率二千萬緡二一作三則民力大屈然

猶有可諉者日兵以衛民亦蜀用也而養兵之外又

有竭澤者焉樓仲一百三十五萬又與淳熙四年之數不同當攷對減塩酒

重額錢即此錢也淳熙十六年四月已巳旨揮然四路常歲實發

止六十餘萬緡而已久以買發物價計之折閱中半

僅為三十萬緡楊嗣勛時總蜀計之又樽節三十萬

以益之自紹興癸丑以後對減九十萬緡之數遂以

為常迄開禧丙寅凡十有四年蜀人霑減放之恩無

慮一千二百六十餘萬光宗之施博矣

四川宣撫總司抗衡

四川計司舊屬宣撫司節制鄭亨仲在蜀久秦會之

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

禧用兵程松吳曦並為宣撫侂冑急于成功遂有節

制賦賦指揮且許按劾于是計司拱手及安觀文為

宣撫薦陳逢孺總賦逢孺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為之移屯減成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兌引事稍有違言逢孺不敢劾也王少監金子益代陳總計先請于朝尚書省勘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臣前降節制財賦指揮合行釐正于是二司始悟未數月二人交章乃移子益湖廣總領焉

四川總制司爭鬻監井

王子益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入輝宣諭陝西于四川無預也又取蜀中金四千兩銀二十一萬五千兩絹八百匹一作千錢九千一作萬

緡錢引一百萬其歸也遂以為激賞庫之獻此其一

也紹興九年八月丁卯行府歸東鄭亨仲之罷宣副也諸庫之儲

近五千萬制置司僅留二十萬緡餘分撥赴行在者

不知其數此其二也十八年五月甲申旨揮王瞻叔之括白契

也得錢凡四百餘萬緡一作千而蜀中大擾沈德和言

于朝初領總領所椿管既而吳挺乞撥其若干買馬

進隆興二年十二月丙申旨揮又撥一百五十萬緡赴南庫乾道元年

五月辛亥旨揮又撥五十萬緡併赴湖廣乾道元年十月巳旨揮最後

曾欽道又乞撥所餘二百六十五萬緡赴西庫乾道二年

三月壬寅旨揮而蜀中不復得一錢矣此其三也虞雍公薨

公也宣撫司椿積及拘到總所歲用外錢共為一千六百二十萬八百三十餘萬椿積七百九十餘萬拘到初遣戶部郎官丹

稜李珪叔玠奉使起發淳熙元年八月庚午旨揮叔玠持不可

上猶難之會復置宣司事得暫止十二月辛巳既而宣撫

司再罷乃命總領所椿管二年六月辛酉旨揮淳熙初龔實之

行丞相事始奏損四川緡錢之贍湖廣者四十七萬

緡以減酒課三年六月既又暫損其餘一百十九萬緡者

凡九年以為邊備四年二月自是計所椿所積稍充 光

宗登極又因劉德修少監有請再捐三年之出凡四

百六萬八千緡每年萬一千人為額有闕乞招填然兵

籍舊額八萬九千人曦亂後僅存七萬餘人雖云減

額八千若益招填實增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衙

江上及四川諸軍覈實詭填虛額遂止三路官井舊

法令人承煎自軍興後總領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

得錢數十萬緡大使司以為未及價復賣之又得錢

百萬緡入制司激賞庫王子益以為失信檄止之大

使司乃以計所負制司廣惠倉米三十萬石言于朝

子益議遂格

嘉泰補糴關外椿積糧斛

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庾吏率全其局

鑰以相授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糧且令除其腐敗折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檢點之罪並特免時陳日華駐總賦遂降度牒二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

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丁卯十二月宣撫副使司檄東西路漕司各糴米二十萬斛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總于成都府糴十萬斛並遣官運送沔州制司屬官見之官忿曰我北司也乃為若市米耶楊端明白理不可拒第徐為之

用一作圖

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對糴米乃報以拘

認六萬斛其半本府坐倉其半九縣對糴既而楊公召歸事亦遂已對糴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戶稅產一石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兵馬

沔州十軍分正副兩司事始

沔州諸軍自昔為天下最蓋御前諸軍惟蜀中有關陝之舊而武興之眾至六萬人分為十軍其間催鋒踏白二軍又沔軍之最利者也自淳熙以後不除副都總制郭子明為帥朝廷始用王大節曦至罷之曦

誅安觀文奏復此官以授李好義命下而好義已死  
 乃用王喜為之蓋王喜專兵宣司欲殺其權故也始  
 朝廷命宣諭使吳德夫來議分十軍以屬兩將俄喜  
 罷去宣司將移司益昌方以李貴自衛乃奏副都統  
 制自河池移司利州貴自中軍統制官升充副都統  
 制未行副宣移知興元府復命貴為興元都統制而  
 蘄州防禦使朱邦寧代之邦寧本楊巨源所給納也  
 明年夏利州諸軍因校罷忽出城刈民麥彌亘三十  
 里殆無子遺邦寧急出城彈壓杖殺為首者數人總  
 領官陳逢孺大驚命六軍倉人以官麥五斗貸之眾  
 乃定安公聞之即遣使遠邦寧數其罪降為沔州中  
 軍統制遂以知天水軍張威代之嘉定三年五月事也自是沔  
 司事權稍殺矣

正宗卿創淮西武定軍

始淮南兩漕司招輯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人  
 日給錢米悉視效用所費甚廣既不黔涅漫無紀綱  
 久之廩給不繼公肆剽劫嘉定改元宗卿復為江淮  
 大使朝廷慮鎮淮或生他變遣宗正丞常楳叔度奉  
 使措置且就令商度宗卿乃先隨雄淮所屯分隸逐  
 州守臣節制尋奏以淮東人數少令帥漕任貴兼沔

除願歸農外僅八千餘人刺其半充効用以補鎮江  
大軍及武鋒軍缺額淮西人頗衆合六萬餘又乃委  
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穎揀刺二萬六千餘人  
充御前武定軍分爲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  
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六百餘石而武定亦成軍伍  
淮西頗賴其力焉

黎雅加定土丁廩給

成都路南邊黎雅嘉定三郡皆有土丁更番上塞守  
把邊面多者數千人淳熙中留丞相帥蜀議者奏取  
黎雅二州民兵依利路義士法措置乃與總領財賦

馮憲廷式共議遣本司幹辦公事馮震武傳之往二  
州籍之州選二千人分上次等上等六百爲點集之  
丁依諸州軍弓手例月給錢二千五百次等千四百  
爲居守之丁依龍州弓箭手例月給錢二千二百皆  
以五十人爲一隊擇有物力材幹者爲隊長月給各  
倍之教頭以下差減每一隊教頭一名月增支千五  
百隊司一名急脚二名月各增  
支備居守者遇冬就鄉教閱五日備點集者月教于  
鄉冬則從守臣點集教閱過半月官爲給賞上等  
八斗弓二石五斗弩遇團結仍給口糧計月給及教  
閱除戎一作之費爲錢十萬引上等月給五萬四百  
引次等月給三萬六



百引教閱賞給修治器械等共約一萬引

茶馬司出三萬制置司總領所各二萬提刑司轉運司暨黎州各半之奏可時淳熙

已九年矣未幾提刑果想一作梁總以匱告遂損其三之

二自淳熙十四年以後減作三千引開禧未高吟師既叛楊端明為

安撫使遣兵馬鈐轄劉忠亮權安撫司幹辦公事李

嘉木更選雅州三縣並邊實居之丁以遠近為率分

三等季給凡把截將士上丁三千三十二中丁千四

百四十三歲用錢三萬六千一百六十四引米四千

石五里內把截將士人十里內二人二十里一人每

人季給米一石錢三引五里內上丁一千六百七

人每人季給錢三引中丁七百四十五人并十里內

上丁五百五人每人季給兩引十里內丁中三百四

十八二十里內上丁九百二十八人每人季給一引半

二十里內中丁二百一十七人每人季給一引

自黎雅土丁徧支月給團結教習往往就緒而嘉定

土丁五千餘人則未有以給之也利店之役李季允

為提刑乃白制置大使司欲如軍兵所使一作衣賜例

給以匹布計其一直為萬二千引大使司命取之帥

漕府憲四司自嘉泰五年為始安撫提刑轉其後漕

臣趙師崑一作應副一年帥臣黃伯庸未嘗應副也

會虛恨蠻入塞提刑楊伯昌乃于犍為峨眉二邑土

丁中擇其少壯者二千人團結教閱援黎雅未等土

丁例月支食錢一引歲為二萬四千引大使司給其

半就以多悅胡心并塩息與之又命帥漕憲三司約給其半舊提刑司有備邊四十萬開禧末宣撫副使司遣屬官恨括餘羨盡取之其後季允自崇慶改除攜崇慶羨緡及本司所指置積成十萬安邊司結局大使司奏取其四之一以賞軍及是所存文纔七萬餘緡而不得擅用伯昌以為請事下戶部乞下制置司契勘請實責令安撫等因解撥應副毋令闕誤嘉定七年六月丁巳從之自是三郡土丁月廩始均一矣凡嘉定土丁之目峨眉縣七寨揀中一千人中鎮寨五百十人。東蠻溪口寨黃茆寨銅山寨每寨各捷百人羅忽寨東蠻漢寨涇口昆村寨每寨五十人

為縣十二堡寨揀中亦千人。平戎新堡百四十五人。平戎舊堡一百人。利店榮丁賴因沐川四寨各百人。威寧寨九十八人。籠鳩堡六十人。籠遙堡五百四十人。永開堡關離日雀寨催崖各五十人。一三賴研四十六人。皆提刑司印給公據分四十四隊家五十人置教頭旂頭隊司各一人隊十一一作四十七人官給旗幟隊為一號又創教場二十四其在峨眉者十一。中鎮鎮作寨教場八隊。銀鉅作山寨村寨東蠻溪寨涇口寨羅忽寨及中鎮寨之鋒。在犍子溪月峰山黃茆平寨之棚村場各教一隊。為者十三。平戎舊堡新堡榮丁賴因沐川威寧寨場店北寨三賴研各教二隊。利店白崖寨籠蓬永關鳩堡利場各教一隊。選官軍精于技藝者教之從其土俗用木弓木弩長槍蠻牌自十月為始日令赴教場三

八日上寨合教春秋大閱每縣各摘三數百人上府同官軍教閱往來之費官爲計日給之提刑親臨按試其藝出衆者優加犒賞遷補名目歲冬十月人給布袍一事月給食錢一千平居各隸本寨寨將一寨有警諸寨點集應之所集人丁臨時聽部轄官節制始伯昌團結土丁或者謂其無益及後教成可用者居半焉

黎州揀丁 土義勇

黎州揀丁土義勇皆淳熙間所創揀丁者揀丁之有籍者也在乾道間團結至五千三百三十有五入淳

熙八年守臣龔總被旨措置擇其上者二千一百二

十人以雄邊義勇爲名分東南西南正西三邊邊千

四百人使之閱習武藝守把邊面 九年正月得旨本川措置未幾

言者乞黎雅二郡土丁依利路義六 一作土格法措置

詔二郡各選二千人留丞相爲置制使乞黎州增八

百人雅州增四百人奏入不許 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自是

係籍之丁頓減矣其始立法也上丁六百人月給錢

三千五百次丁千四百月給錢一千其後上丁不及

百人而請給亦不時得嘉定三年守臣何德彥旣至

官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以千四百四十人爲揀

丁正西邊八百四十人  
東南邊六百一人每十人為甲十甲為隊選百

物力材幹為鄉里所推者統之又取其餘四千二十

九人謂之衍丁東南邊二千一百一十一人  
西南邊二百五十四人  
正西邊一千六百六

十四人若有邊事則揀丁任防捍之責衍丁守護鄉井

而已土義勇者留丞相所創也淳熙十二年二月不  
二十六日得旨

加刺涅募土人為之凡二百人月人給錢七引自制

置司支降紹熙間鄱陽王聞禮為守始命涅臂如成

都西義勇之法德彥至止又增招二百人月增米三

斗錢通舊為八引稍減更戍之兵而邊備亦飭矣

瀘州長寧軍勝兵夷義軍

瀘州長寧軍勝兵者政和末所創而瀘叙州長寧軍

夷義軍者元豐間所團結也始自大中祥符二年秋

嘉石戎瀘州都巡檢使孫正辭被命討江安夷寇以

北兵不諳山川道路因點集鄉丁目曰白茗子弟給

兵器使為鄉導事平皆賜錢罷歸皇祐元年秋始令

子弟抽點隨軍者日給糧米又令主戶名下差撥子

弟人數最多者權立主戶充指揮使等名目以統之

時三色子弟之籍總三千三百六十有三人而合江

獨有藥箭弩手百餘人每軍行尤賴其力三年冬

始立子弟賞格每捕斬夷賊一人給錢三緡五年夏

用知梓州呂士龍奏又令瀘川江安教藥弩手各百人自是三邑皆有藥弩手至至和二年用轉運使錢中孚奏始令子弟同官軍把守諸邊寨五寨共計八百五十人既而又慮妨其農業治平元年乃命權放一半遇有警則盡調之熙寧九年夏有知南溪縣史敏孫者言瀘州疆界濶遠地皆沃壤往年因邊事民多棄而不耕今消夷已平可募人耕田給爲永業漸教武備詔以付經制夷事熊本然未有定說也元豐二年遂命依黔州義軍法團結十九姓夷人三千八百九十五爲夷義軍凡年十八以上皆刺之遇勾集把隘則日

支錢米五年令戎州買馬配之始時轉運司言收到

夷人山地一萬餘曲一作地埠一作田一萬八千五

百三十畝除林箐外約下種七千五百四十三石合

出納課租一萬六千八百九十九石乞招人租佃而

瀘南沿邊安撫使王光祖恐夷人生事乞就給付投

降夷人佃食許之元豐五年得旨六年詔瀘沿邊諸寨子弟

兼丁之家編入保甲教閱仍不妨子弟差使元豐七

年間又團結新復羅始党一帶夷族一萬五千六百

六十八人爲夷義軍自是戎瀘二州夷義軍之籍至二

萬六百三人歲于農隙按試量行犒試元祐二年罷

稿試政和末趙適為轉運使既平晏夷乃言得其膏腴之地乞倣陝西弓箭手法召募瀘戎州長寧軍士丁子弟給田刺手以實防邊俾代官軍守禦奏可六年閏正月也其三月又用安撫使孫羲叟奏分田以授降羌使與土丁雜處適始度其地人給百畝可募兵三千七百而有餘其後根括並邊田之隸于官者止可贍三千兵乃奏奪邊民所市夷田以益之又奏所招凡二千七百人

長寧軍樂共城各五百梅洞水蘆寨政和堡各三百武寧

寨板橋梅鎖石笋堡各二百其虛實不可攷也七年又調青山史君寨子弟往綿州捍禦夷賊失利是歲更名工丁子

弟為勝兵而子弟之名廢矣宣和二年又詔聯義軍為保伍已而瀘叙諸州皆以為不便罷之迄淳熙八年瀘州五城寨勝兵之籍總七百五十四人視政和纔三之一所授水陸田合千頃

樂共城二百八十四頃。政和堡二百二

十五頃。博望寨一百八十一頃六十畝。梅

嶺堡一百六十四頃。板橋堡一百五十頃。而水

田纔四之一焉至開禧間勝兵所受之田又止為九百四十四頃而牛之係于籍者三百而羸馬之係于

籍者五十而弱皆莫知其虛實者也

李伯和放散忠義民兵

自開禧用師而淮義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官者

甚衆合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十緡而養一兵其視  
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再和首議汰兵遣止宗卿爲  
江淮制置使先以汰雄淮軍五六萬然兵未盡去也  
何自然繼之次第散遣二年四月戊辰自然言本司  
近放散廬濠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  
雖所費爲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而每  
歲却省錢二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  
人人望闕謝恩歡呼而去有田之人預于江南經營  
牛種其無田者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辦  
公事徐剪體國任事之力望賜賞詔剪特遷一官權

知濠州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使李伯和亦言昨  
有剗招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糜費廩  
給已分委官屬前放散閑落計二萬六千二百一十  
三人詔獎諭未幾沿淮盜賊剗劫滋起言者謂此皆  
前日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殆樂而去爲盜  
耳請罷剪攝郡追所遷官七月癸巳從之是時所在  
揀汰民兵旣無所歸後多散而爲盜伯和命每郡擇  
其豪首一人授以兵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  
淮川蜀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王德和郭杲爭軍中闕額人請給

德和減焉  
附

四川大軍獨武興為多自乾道休兵後將領多闕員  
計司因其闕員遂不復放行請給紹熙中吳武穆挺  
為帥楊嗣勳總計吳屢以為言嗣勳但以埃商量答  
之及再請則以本所之用更埃措畫為詞每一書往  
來則閱數月久之乃遣屬官一員往軍中面議自始  
差至還司又已半歲戎司亦遣其屬來一作未報聘卒  
不得要領而歸相持久之遂已及王德和總賦遂移  
文詰難欲除其額郭太尉杲言于朝德和卒坐逃罷  
先是關外諸軍廩賜既薄惟馬軍所請馬料每石估  
七千每石麥止直四千而已軍士反資其贏以自結

故有馬養人之論德和至曰馬所食者料耳未嘗食  
錢也吾詎知其他邪命以正色給之由是戍卒叛走  
未幾陳曰華代德和悉復其故云

關外諸軍多私役

關外諸軍多為諸將私役其間軍士有因食而為手  
技者則又有拘而使之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  
士日益貧家子欽知金州子欽眉山嘉定二遇歲  
杪有軍士夜揭民居之楮鏹者蜀人遇歲除則楮鏹  
之門戶錢為廂廵所縛子欽怪而問之曰某粗能抄紙本  
將日責抄紙若干張未賞給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故



至是耳子欽憐而釋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蓋其  
壁壘在崇崗之上家有荒田始鋤之以植菜以而知  
其利也則更之以粟麥歷年既久懇植益勤遂乃足  
食乃知屯田誠爲大利要在使其樂爲之耳

都統制劾制置使擅興

四川關外三大軍自宣撫司廢後得旨聽制置司節  
制由紹興丁卯至于淳熙庚子凡四十有四年矣會  
黎邊有警胡長文爲制置使調綿梓木軍二千合內  
郡禁軍爲四千五百付成光延高晃討之二人輕出  
而收長文又調劍閣利州大軍三千往援之吳玘爲

興州都統制大怒密劾制司調兵非計乞正光延晃  
之罪長文竟罷制置使其年九月也議者謂長文措  
置失當誠可非但非玘所當劾耳及紹熙壬子瀘卒  
張信作亂殺其安撫使時京仲遠帥蜀調潼川所屯  
御前復軍數百往討之興元都統制復劾制司擅發  
兵密院葛楚輔陳叔輔胡子遠進呈得旨令制司具  
詳命下而仲遠已去邱宗卿入蜀卽奏以爲三屯遠  
在西北兵權節制必寄之置制司朝廷事計當然今  
軍帥狃于陵夷反謂制司擅興違戾至此豈不大失  
本意乞下令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三屯願嚴憚

馬宗卿所謂狃于陵夷蓋專指挺也

諸軍陞差審擇沿革

初葛楚轉在樞筦奉請江上諸軍陞差統制官至准

開將者自主帥解三人赴總領官選擇一名申樞密

院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然慶元初有旨自今陞差

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駐處守臣審覆保明申

樞密院紹熙指揮勿行先旨在紹熙四年正月乙酉後旨在慶元三年三月戊午

安子文一軍政

虜亮之求豐也楊元老乞以四川制置司王剛中或

興州都統制吳璘為大帥于是除璘宣撫使命剛中

移司利州同措置軍前事務然軍事進止皆決于璘

剛中聽命而已及開禧用兵程松為制置使吳曦為

興州都統制前報政及命為宣撫使而曦副之松移

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兩軍六萬屬焉

西軍出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子文為宣撫

副使欲鑒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

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韙之

惡札爛抄幾至不可句讀取花山馬氏核本細為改定凡兩閱月始竟缺者重為錄補方成完書辛丑重九記瓶花齊原跋



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辛殿撰棄疾除紹興府過闕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副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矣既而盱眙臣施宿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地方事其夏議遣許知院及之守金陵為出師之計不行而罷自是襄帥鄭挺淮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伯子費介甫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潼守楊嗣勳湖廣總領傅景初移請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策士有論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頗伺知之五月遣

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二十七日

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連本縣弓手

李全焚漣水縣李全即李銖六月五日辛卯詔內外諸軍

密為行軍之計十四日庚子程資政松四川制置使李伯

珍諫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七月二十六日壬辰宰執

陳自强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

諫鄧友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四日巳未自强等再奏五日庚申

侂胄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丞旨蘇師旦除安

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是月李季章侍為生辰使乞

斬朱裕梟首境上上從之八月十九日申辰趙從善罷戶

部尙書以有異論也二十日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  
郭倪爲鎮江都統制十月李季章使還言兵不可輕  
動不聽明年正月二十一日癸卯先命戶部薛侍郎  
叔似爲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楊枝大理少  
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畱言恢擴大計三月十  
三日癸巳遂命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十三  
日甲午鄧給士友龍爲兩淮宣諭使二十四日乙巳  
錢伯同罷參知政事行諫疏也後二日又降雨官送  
信州居住二十六日丁未松始受命二十七日戊申  
曦受命會徐文子自處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儲

而興兵二十八日己酉降其二官用殿中侍御史徐  
棟章疏也四月十三日甲子兩宣諭使並升宣撫司  
十七日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十九日庚午  
檜特追王爵仍改諡以李季章有請也詔郭倪兼山  
東東京招撫使荆鄂都統制趙淳兼京西招撫使副  
都統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二十六日丁丑  
吳曦遣其客姚淮源詣虜廷獻關外四川之地求封  
爲蜀王是日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江州  
左軍統制許進復新息縣二十七日戊寅光州忠義  
人孫成復褒信縣二十八日己卯泗州總領所以進

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江倉五月辛巳朔陳  
孝廣復虹縣侂冑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七日丁亥  
詔下十二日壬辰楊嗣勳移知成都府十四日癸巳  
程松至漢中是日皇甫斌大敗于唐州興元都統秦  
世輔出師至城固軍亂池州副都統郭備主管馬軍  
行司公事李汝翌亦敗于宿州城下二十四日癸卯  
倬等還至蘄縣虜退而倬等執兵馬司後軍統制田  
俊邁以遺虜人乃得免二十九日甲戌安子文以陝  
西河東招撫使隨軍轉運置司河池六月四日甲寅  
鄧友龍還丘宗鄉代爲宣撫使七日丁巳官軍復褒信

縣十八日丁卯曲赦海州是日建康副都統田林復  
壽春府二十八日戊寅蘇師旦在外宮觀以侂冑奏  
劾也尋責柳州移韶州先是兵馬司及建康池州諸  
軍渡淮者七萬及是招收僅等四萬丘宗卿親往揚  
州部分諸將悉三衙江上軍民之兵合十六萬一  
千三百三十一人分守松淮要害是日全州副都統彭  
輅進屯上津金人封吳曦蜀王賜金印七月二日辛巳  
梁洋義士統制母脚襲取和尙原權都統制范仲玉  
出師寶雞小捷二十四日癸卯李季章參知政事八  
月二十四日丁卯斬郭倬于京口諸將李汝翌王大

節李爽皆流嶺南楊嗣勳遺佞胄書言蜀兵驕糧乏  
 國計已匱暫休息以為後圖未<sub>為</sub>計九月四日壬子  
 虜復和尙原十月二十九日丙子虜自河清口渡淮  
 守將郭超失利虜圍楚州十一月四日辛巳虜犯棗  
 陽有北來韓元靚者至真州微露和意自言安陽人  
 魏公五世孫也邱宗卿遣人護送北還令問端的七  
 月甲申宗卿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是日虜  
 犯神馬坡荆鄂副都統友諒突圍趨襄陽八日乙酉  
 趙淳焚樊城九日丙戌忠勇軍統制呂渭孫欲圍統  
 制友諒格殺之十一日戊子以虜人渡淮奏告天地

宗廟社稷是日虜犯瀘州副都統制田林拒之十八  
 日乙未陳益之除荆湖宣撫使<sub>自湖廣總領除</sub>虜游騎渡漢  
 十九日丙申佞胄獻家財二十萬以贍軍優詔褒納  
 是日瀘州圍<sub>解</sub>宗卿所遣送韓元靚人還得幅紙乃  
 行省文字宗卿聞于朝二十日丁酉虜犯舊岷州踏  
 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二十一日戊戌虜圍和州守  
 將周虎拒之信陽軍失守二十四日辛丑襄陽圍合  
 趙淳憂悸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虜圍皂郊不  
 下移屯天水縣二十五日壬寅虜犯隋州守臣遜去  
 州人具香花迎拜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二十七日

甲辰虜犯真州士民奔迸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挺臣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于是濠梁安豐並邊諸戍皆沒于虜矣二十八日乙巳虜陷西和州十  
二月二日戊申虜兵二萬人犯德安府守將李師拒之是日虜兵二萬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四日庚戌虜陷成州守臣辛 楨之遁去是晚吳曦自河池縣退歸青野原七日癸丑曦自殺金平退歸魚關是日和州圍解八日甲寅虜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僕救之遇于溱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州走瓜州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往虜帳大畧謂用兵乃蘇師旦鄧文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文等還虜荅書悖慢多所要素且謂倪胄無意於用兵則師旦等豈敢擅揣又言奉命征討不敢自揣進止豈敢冒罪申奏督府再遺書許以刷還淮元流移人及今年歲幣虜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遣正從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璧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掌儀葛宗裔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徃會六合交兵郭僕喪敗而第三書造亦犯虜之廟諱虜遂用兵詰責小使却其書而還十一日丁巳虜陷大散關都統制毋邱思不知所在十二日戊午思單騎至興



元程松紕之以總管孫忠銳權總制十七日癸亥夜  
魏友諒之軍又潰于花泉友諒走江陵二十日丙寅  
虜遣吳端持詔印授吳曦于管口二十一日丁卯虜  
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之二十二日戊  
子曦自管口歸興州是日以後淮南虜騎漸退濠州  
尚爲虜據使一統軍守之二十三日己巳郭立罷招  
撫使以邱宗卿奏劾也二十四日庚午薛象先陳益  
之罷宣撫使副吳德夫爲京湖副使仍之江陵府二  
十六日壬申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  
日相摩于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酉

曦始稱蜀王二十八日甲戌鎮江副都統畢再遇升  
都統制權招撫司公事二十九日乙亥程松自米倉  
山路出閩州順流以歸三年正月丁丑朔丘宗卿罷  
初小使旣却還邱卿復乞朝廷移書虜帳以續前議  
又謂虜指太師平章爲元謀若移書乞暫免係銜佞  
胄大怒故宗卿遽罷宗卿道遇所遣使臣皇甫恭自  
汴京回言口行省完顏弼右副元紘石烈志寧皆有  
和意三日己卯吳曦自下榜于四路僞四川都轉運  
使徐景望入利州爲總領官劉志夫所逐己卯張知  
院嚴督視江淮軍馬開府維揚五日辛巳吳曦遣催

鋒軍統制祿禧以兵一萬戍萬州七日癸未虜入階  
州十五日辛卯權大安軍馬震仲革父不受偽命飲  
藥死十八日甲午曦僭位于興州以安子文為丞相  
長史權行都省事子文稱疾不出曦又下黃榜于四  
路二十二日戊戌利州轉運判官陳咸逢孺不受偽  
命削髮于利州之石鐵二十四日庚子彭輅以帳下  
百餘人奔襄陽二十五日辛丑李好義安其徒謀舉  
義二十七日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一月二日戊  
申楊嗣勳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之號揭之木榜  
以數千計十一日丁巳祿祁自重慶引兵入夔州

祈

禧也避曦  
嫌名改之

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程松罷臆書拜楊

嗣勳為制置使侂冑與曦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札  
同發十六日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安子文謀舉義  
子文喜十七日癸亥始出視事十八日甲子曦之  
客番陽董鎮以偽命至成都二十四日庚子襄陽君  
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  
義以謁子文議遂定君玉退與其卿人白子申共草  
密詔而子文潤色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書密詔  
以納子文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  
曦于偽宮軍李貴斬曦于偽宮軍李貴斬曦首巨源

尋以義士至君玉宣密詔子文權宣撫使巨源為叅贊軍事三月二日丁丑侂胄手書興州是日斬徐景望四日己卯利東帥臣劉師文帛書至行在復賜帛書令從長處置六日辛巳董鎮至廣都為費戒甫所殺新知潼州未上十一日丙戌賜安子文帛書諭以能殺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吝十二日丁亥新潼川府觀察推官趙彥兩斬祿禧于夔州十四日己丑瀘帥李君亮所遣問使至行在就賜費戒甫帛書令協心經理十七日壬辰興州踏白軍統領劉昌國引所部至階州虜引去十八日癸巳興州中

軍統制李好義復西和州二十一日丙申命吳德夫兼總西事二十二日丁酉虜去成州二十四日己亥興州都統制王喜至河池而虜已遁二十五日庚子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即日拜安子文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而楊嗣勳為四川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子成為四川宣諭以起居舍人充程松落大學士降六官筠州居住是日忠義統領張翌復鳳州二十六日辛丑曲赦四川二十七日壬寅程松再責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三十日乙巳改命吳德夫兼四川宣諭使時忠義人劉信復黃牛堡

四月八日癸丑忠義人復大散關十五日庚申宇文  
 挺臣權京湖宣撫使自兵部尚書除二十二日丁卯吳曦首  
 級至行在詔赴都堂審驗詔楊嗣勳赴闕吳德夫代  
 為制置使二十三日戊辰獻曦首于廟社梟三日錢  
 伯同復除叅知政事二十八日癸酉虜復取大散關  
 五月八日癸未楊巨源殺孫忠銳于鳳州十六日辛  
 卯巨源身與虜戰敗于長橋二十三日戊戌楊嗣勳  
 依舊四川制置使吳德夫夫諭喝犒畢赴行在二十六  
 日辛丑興州副都統制李好義襲秦州不克敗歸六  
 月十五日己未好義遇毒死十九日癸亥大府寺丞

林拱辰為金國通謝使以書通虜方信孺自軍前歸  
 言虜有和意也二十八日壬申安子文執楊巨源以  
 屬吏二十九日癸酉夜將官樊世顯殺巨源于大安  
 之舟中七月二日己亥通謝使發行在八月十九日  
 壬戌密劄除劉師文四川宣撫使隨所在置司事訖  
 奏九月四日丁丑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儆  
 邊備時方信孺至行在言虜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  
 且以侵疆為界又索犒軍銀共數千萬又欲縛送首  
 議用兵賊臣信孺至都堂不敢遽白侂冑窮其說乃  
 微及之侂冑大怒復有用兵意六日己卯辛幼安除

樞密都承旨疾速赴行在會幼安病卒乃已八日辛巳詔督視張知院日下前來奏事以久無功也九日壬午信孺坐以私覲物作大臣送遺有失事體追三官臨江軍居住十三日丙戌詔通問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張穎措置淮軍十八日辛卯新除殿前副都統指揮使趙淳為淮制置使二十一日甲午張知縣罷二十八日辛丑監登聞鼓院王抃持書赴金國觀副元帥府抃倫孫自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差十月七日己未詔諭軍民以和議未成虜多要索之故詔詞畧曰第惟敵人陰誘賊曦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

造端豈專在我又曰是雖過舉蓋由係于綱常理貴反求况此形于悔悟反我利視戰敵從違自用兵以來蜀口淮漢之民死于兵火者不可數計公私之力為之大屈而僑胄歸罪虜人加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議焉去凶和戎事體尤大語在朝事中可互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八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八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九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邊防

女真南徙

金國五世八君本末

金國自完顏旻建國稱帝至金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東北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其國在漢稱挹婁南北之間稱勿吉隋唐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中國後臣屬于遼完之始祖指蒲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酋推為首領七傳至是而始大所謂阿骨打

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骨打打骨叛之

政和四年用兵連年奪遼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

打始弼帝以其水生故曰大金改元元輔歲次戊戌蔡京

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往使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

宣和四年冬童貫伐燕為遼人所敗其十二月阿骨

打入燕五年春王黼與金人約歲賂金帛五十萬疋

兩貨一百萬緡而請薊六州之地阿骨打許之其五

月乙丑阿骨打卒年五十六在位六年謚曰武元皇帝廟

號太祖阿骨打有八子不立立其弟晟所謂吳乞買

也晟立改元天元年癸卯七月春天祚為金人所殺冬十

二月遂寇京師靖康元年朝廷割河東北三鎮與之

盟而歸其冬再入京師陷紹興四年冬晟卒年六十

一在位二十年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

而立阿骨打孫亶蓋阿骨打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

梁宋國王宗秀小名固世領三省事次日許王景宗傑即引兵

陷京師者幹離不也晟之世為右副元帥所謂二太子次日宋王宗

幹亮之父也後追號曰德宗次日宗後阿骨打嫡子不及封後其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

次日晉王宗輔小名窩里其子褒王立改其名為宗堯號曰懿

宗次日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所謂兀末

也亶之世為中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所謂四太子次日曹國王景敏亶之世都

元帥亮篡吳乞買之長子宋國王宗盤亶之世領三省事為

所殺之次曰克國王宗雋小名蒲路虎次曰虞王宗英藤王宗

偉以上三人亦為亶所殺次曰沂王宗賢亶時為左丞相次曰衛王宗

義亮時判大亮時為東次曰晉國王宗正事

宗本亮時為太傅領三省事以上四人並為亮所殺阿骨打初起兵皆以宗

族近親為將相主兵者曰晉國王宗維蓋阿骨打從

兄之子其初曰劾閣乃阿骨打伯父所謂國相粘罕也晟之世為左副元帥

亶之世領三省事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阿骨打之踈族

于屬為子所謂兀室也亶之世為左丞相誅死又其次魯國王

昌乃阿骨打之從弟所謂撻懶也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又其

次曰婁宿晟之世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曰撒离喝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皆

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自亶之立粘罕首罷兵

柄憤悒而亡元室挺撒离喝次以受誅而旻晟子孫

剽戮殆盡亶幼立猶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辛

酉改皇統盡九年而為其從弟左丞相岐王亮所殺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年三十一在位十五年追廢為

東昏王亮死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

謚考成皇帝曰熙宗亮亦旻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

也初年改天德元年乙巳癸酉改真元其春徙居燕京號

曰中都丙子改正隆盡六年而亮引兵南寇因人不



堪其虐十月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葛王褒為

帝諸將聞之弒亮于揚州鎮之龜山寺紹興三十一年

十一月乙未卒年四十在位十二年追廢為海陵王

謚曰煬褒亦旻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大定元年

辛巳大定之四年復與本朝議和紹熙元年春史名雍

雍有子七長曰越王允升次曰允恭太子早死淳熙

年所謂顯宗也環立追尊之次曰鄭王允蹈于次為第六

定軍節度使次曰衛王允濟于次為第七允恭二子長曰豐

王珣次曰原王璟嫡子也雍以為大孫大定二十九

年雍卒紹熙十六年癸卯正月也年六十八在位二十

號曰世宗為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環立

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成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之年南

北交兵叙二年和更成而璟卒嘉定元年十一月丙

辰也年四十一在位二十年號曰章宗初環立也越王鄭王皆

有不平語璟召鄭王殺之越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越

妃所生葛王愛之賜以鐵券璟惡之而不敢殺也愛

王尋居上京以然越王遂為璟所殺慶元三年五月環死無

子而雍之諸子允濟在璟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璟

遺令與尚書右丞相撒罕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

濟疑其為變囚之真定拜撒罕大帥領三省事封申

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壬申改重慶癸酉改至寧璟

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輶進奉見其主

沒真桀傲不遜恐為邊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

大安三年辛未木朝春三月韃輶入貢允濟遣重

兵分屯山后欲就進場襲殺之然後引兵入會虜之

輶軍有詣韃輶告其事者韃輶疑未信再言

者至遣伺之得其實遂遷延不進秋七月十八日丁

酉夜韃輶軍倅至與金人戰于灰河凡三口勝負未

分忒沒真選精騎三千馳突虜軍虜軍亂忒沒真自

以大軍乘之允濟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大

兵迎敵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書善戰自允

濟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

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韃兵至翠屏口虜大

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嶺

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為陣又敗十月韃兵至晉縣

距燕京八十里崇慶二年本朝嘉正月韃兵至居庸

關左將軍完顏福海棄關遁允濟素鄙吝士不用命

允濟議以細軍五百自衛奔南京開封會細軍五百

人自相激勵誓死迎敵殺韃兵數百韃兵不敢進問

所俘鄉民此軍有幾鄉民給曰二十萬韃輶懼遂斂

兵而退至寧元年

本朝嘉定六年

秋七月韃兵復至山后都

元帥完顏福海迎敵而敗允濟黜之八月起紇石烈  
執中爲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十復往迎敵二十日  
戊子發燕京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允濟之意  
沮格軍賞衆共怒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允濟遂  
回軍以誅南平爲名二十四日壬辰軍至東華門外  
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  
細軍大將全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  
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  
動者獨關中大漢軍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

皆爲武藝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福海令招之

善羊大呼父母老賊欲叛朝廷何謂降之復力戰自

旦至午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血流滿

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允濟遣其子將王詔書候于

門下募能殺執中者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無

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將軍合住啓之執中引兵入

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允濟望見遙呼曰聖主

令臣何往口歸舊府耳允濟入后宮邀其后俱出后

留之日出被殺矣執中見其不至遣兵就執之併其

妻子囚于舊府遂召豐王珣之長子譚哲馬以御寶

付之二十六日甲子夜執中遣內侍李監臣殺允濟于其府九月九日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拜于道遂立爲帝改元眞祐降允濟爲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韃兵至紫荆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韃鞬破二百里執中之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韃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邊左監軍高乞以紇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珣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敗則誅無赦高乞出戰自晨至晚忽北風大吹石揚沙

不能舉日韃兵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爲所殺遂引紇軍圍執中府突入其臥內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十五日辛亥珣以高乞掌兵權不敢加罪盡收從執中弒逆之人殺之于是韃鞬留其大酋撒沒喝圍燕京自引兵徇河東北山東諸郡眞祐二年本朝嘉泰七年韃鞬已破中原九十餘郡復兵于燕京金王珣厚賂忒沒眞以允濟第四女小姐姐者妻之又遣左丞相都元帥完顏福興爲使韃鞬乃歸河南統軍蒲撒七斤者奏乞徙都開珣珣從之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掛頓使其始霍王從彞

者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珣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朝廷百官諸軍今暫往南京俟一三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彙乞自督運珣不從從彙憂憤成疾而死五月十日甲戌也十八日壬午金主發燕京出麗澤門自涿保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留幾月復自大明路由新衛州渡河以至開封肆赦境內秋八月韃兵復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開封索犒軍金銀等珣皆與之明年五月二日辛酉韃大破燕京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剄者有戶部令使郭忠者蔚州人率山

後軍民擊韃鞬逐之虜人後名其軍爲花帽軍金人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兩河旣爲韃鞬所擾山東畔之金人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起矣近傳金虜南遷錄事悉差誤蓋南人僞爲之今不取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九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二十一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邊事

西夏招關

西夏十六  
傳本末

夏國者其先拓跋氏也有思恭者唐僖宗時為夏州  
偏將後以兵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  
恭死弟思諫代後梁時思諫死軍中立其子彝昌為  
留後因而命之彝昌旋見殺軍中推其族父仁福為  
節度使封朔方王唐明宗時仁福死子彝超立明宗  
遣人伐之圍之百餘日不克乃復以為節度使彝超

死弟彛興與立國初遣使入貢太祖厚待之因即以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傳子光獻孫繼筠繼捧大平興國中繼捧與其部族不咸表獻夏綏銀宥四川之地其弟繼遷不從居銀川以叛七年夏朝廷不能

討乃用趙中令計復以繼捧爲節度使賜姓名趙保

忠端拱元年夏繼遷爲銀川觀察使賜名趙保吉淳化二年秋

既而二人合謀以叛遂命將俘保忠以歸淳化五年春繼

遷尋進陷靈州真宗初立以陝西困弊之久赦繼遷

罪至道五年冬繼遷除定難軍節度使繼遷死子德明立遂封德明西

平王歲賜茶絹銀共六萬斤兩疋景德三年冬夏人之勢

始盛仁宗寶元初德明之子元昊取西涼七州地僭

號稱帝坐元元年名陝西沿邊屢覆大將朝廷卒用韓

魏公范文正公計冊元昊爲夏國主增歲賜茶絹銀

二十五萬歷慶四年冬元昊死子諒祚常秉常之子乾

順繼立蓋前後叛服不常而神宗始用師于鹵方歷

哲宗徽宗遂斬奪其橫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

以制之西夏既衰而關陝亦困矣比金人渝盟乾順

首與之合裂取陝西沿邊諸城寨靖康元年及虜歸關河

池而乾順遣招撫使王樞至寨下李世輔執之獻紹

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李世輔至鳳翔即顯終也乾順俄死六月一日其子仁孝立

朝廷命樞密行府與之通書六月四日樓仲輝時以

僉書樞密院事出使謂宜用且縱樞還使未須遣設

今秋出沒決可支吾七月二十七日詔從其請七月二十七日指揮而

羌人轉慢至欲與朝廷稱為兄弟之國九年其後吳

璘為宣撫使進兵取三路遣間結之凡六七往終不

報已而與虜人合奪我會州紹興三十三年久之虜丞相撫

蜀與其權臣任德敬結約甚王公明再使遂以蠟書

遺德敬約以夾攻會德敬伏誅羌人得而上之范致

能出疆虜人因以責我乾道六年其反覆可信如此初金

人既併遼地乾順事之甚謹金人踵遼人故事冊

為夏國王歲時入貢逮今百年矣嘉定二年夏人始

為鞑靼所攻遣使求援金主允濟新立不能救鞑靼

至靈興而返夏人恨之金人亦為鞑靼所擾勢益衰

夏國遂叛改元光定時辛未春矣光定之四年其左

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者令蕃僧滅波

把波賈蠟書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與本朝合

從犄角恢復故疆番兵總管傅翌得而上之時嘉定

七年七月也董仁父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鞑靼欵寨蒙國本末

鞑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韃靼之後也其國在元



魏齊周之時稱物吉至隋稱鞞鞞其地去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

高麗

唐滅高麗其遺人并入渤海惟黑水完疆

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

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

混同江即鴨綠水

乃黑水遺

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

太祖

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繼

遷叛命遂絕不通因為契丹所服役神宗嘗欲自

青唐假道以招然卒不能達也韃靼之人皆勇悍善

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稼秣以平底瓦

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

器甲矢惟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

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

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

大作軍器而國以益疆方金人盛韃靼歲時入貢金

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韃靼武沒真

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山東西河皆為所踐而不能

有也嘉平七年正月九日甲戌夜三鼓濠州鍾離縣

北岸吳園舖有三騎渡淮而南水陸路巡檢梁寶問

所以三人者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冊云韃靼王

子成吉思遣來納地請兵翌日守臣知之遣効用統領李興等以本州朝見不奉朝旨不敢受諭遣之又翌日遇諸廟堙卽殺送之而去先是有楊安鬼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踐蹂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韃靼旣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韃兵至濟南遣三十七騎護三人者以來又以三百兵送之過邳州奪舟渡河而西旣爲濠州所却路絕不得歸匿虹縣之白鹿湖中後三日縣遣人捕送泗州或謂三人者其一則韃靼通事其一則所虜金人莫州同知其一則漢兒

也。因戒邊吏後有似此者卽驅去之違者從軍法且上其事于朝時忒沒眞實以强大然但居其故地而于燕靈置行省命其大臣撒沒喝領之所謂大帥國王者也其大將曰花檮鹿又有蒙國者在女眞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炎食夜中能視以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宗弼卽兀朮所卒不能討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虜亮之時與韃靼並爲邊患其來久矣蒙人旣侵金國得其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

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  
因以蒙韃稱之然二夷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  
不知何以合為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  
以捍禦蒙兀高麗西南招討使以統隸韃靼西夏蒙  
兀所據蓋吳乞買創業時二十七團寨而韃靼之境  
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為隣南拒靜川北抵大人國  
無城池屋宇但為瓊帳擇便利水草而居焉無耕織  
製皮為裘以牛羊為糧人皆狡獪堅忍嗜殺不知歲  
月以草青一度為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卽結  
草為約使人傳達急于星火或破木為契上刻數劃

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所謂生韃靼者

又有白黑者之別今忒沒真乃黑韃靼也與白韃靼

皆臣屬于金虜每歲其王自至虜界貢場親行進奏

金人亦量行荅賜不使其入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

年庚戌本朝白韃靼王攝叔之弟殺其兄而自立攝

叔之子白波廝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之黑水工

戶家秦和七年丁卯春攝叔至環州進貢金乘其無

備殺之復立白波廝為王遣還國始白波廝在黑水

于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為妻璟不從白波廝

怨怒畔歸黑韃靼以此益強漸併諸侯地遂起兵攻

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虜夏國之偽公  
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辛未 本朝鞑

韃王忒沒真入貢金主久濟將襲之事覺其秋鞑韃

始叛崇慶二年春癸酉 本朝遂犯燕京其秋允濟殺

死此以上事詳見鞑韃忒沒真留大酋撒沒喝圍守

燕京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

鞑韃大軍分為二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州郡伯

遇者蔚州吏伯林者集寧海射士也是時中原諸路

之兵皆僉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

兵上城守禦鞑韃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

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在郡邑皆一鼓而下自

貞祐元年冬貞祐元年即崇慶二十一月至二年

春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所破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

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

去屋廬焚毀城郭邱墟矣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

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二月鞑韃復還燕京燕京

糧乏軍民饑死十四五金主珣遣人議和忒沒真欲

得其公主及護駕將軍十八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

女各五百綵綉衣三千載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

甚衆又請丞相完顏福興為質珣皆從之忒沒真遣人來選女

時公主見在七人惟允濟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珣鄉其國遙拜珣不敢<sub>折</sub>以撤沒喝圍燕京之入未嘗鹵掠欲得其犒軍金帛珣亦從之韃靼遂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陘隘守兵數萬欲俟韃兵歸而擊之而完顏興在軍中傳虜主命已與韃靼議和不許擅出兵于是無敢動者韃靼過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遂引歸其年三月也五月金主珣還汴都韃人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爲疑我之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州縣冬燕京之亂軍亂叛

與韃靼共圍燕京二年春

乙亥本朝嘉定八年

東平之援兵五

萬至安次遇韃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韃兵戰凡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其五月燕京破山東羣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也金主璟太和間殺人亡命爲盜于太行有衆千餘璟招降之貸死流于上京及韃靼入寇金人命爲副都統軍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而竄往山東聚衆金人討之安兒與徒數人入海爲舟師所殺又有郝人者名儀以貞祐二年春

甲戌本朝嘉定七年

據山東叛僭號大

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開封又有  
劉二祖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眾數萬為花  
帽軍所破秋鞞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  
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槍相梢連接為橋  
以渡于是潼關失守金主急招花帽軍于山東十月  
鞞兵至杏花營鉅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急攻之鞞兵  
復取潼關自三門折津乘河水合布灰引兵而渡自  
是不復出金主乃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大師專守關  
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  
乃三關舊地塘樂深阻鞞兵不能入虜將張輔張進

二人據信安軍以守之

北距燕山  
百八十里

又有遼東宣撫使

蕭萬弩者本遼人乘女貞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  
路欲引兵併燕晉代魏而有之知鞞人不敢破也然  
鞞人貪婪初無遠略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烟絕斷  
燕京宮寶雄麗為古今之冠鞞人見之敬畏不敢仰  
視既而斥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其所積貨財初  
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俗  
鄙陋無君臣之別撒沒喝所居至用金飾龍牀足踏  
金杌子奢僭如此而徵督不已燕人患之金主璠  
南遷之後累遣使詣鞞中求和雖未聽從而賂遺不

輟忒沒真憐其意欲許之而撤沒喝恥于無功堅持不可沒真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累年不能取盡遂舍之撤沒喝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主而金虜之羣臣亦不從有言于珣願以死雪國恥者珣亦爲之感憤也遠事不可盡知姑識其略忒沒真夏人書來以爲特沒真撤沒喝山東人或以爲名摩猴羅以爲名合謀理未知孰是又云韃靼所遣渡淮三人其一乃河北士人張三深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二十終

輟忒沒真憐其意欲許之而撤沒喝恥于無功堅持不可沒真謂曰譬如園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累年不能取盍遂舍之撤沒喝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主而金虜之羣臣亦不從有言于珣願以死雪國恥者珣亦爲之感憤也遠事不可盡知姑識其略忒沒真夏人書來以爲特沒真撤沒喝山東人或以爲名摩猴羅以爲名合謀理未知孰是又云韃靼所遣渡淮三人其一乃河北士人張三深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二十終



